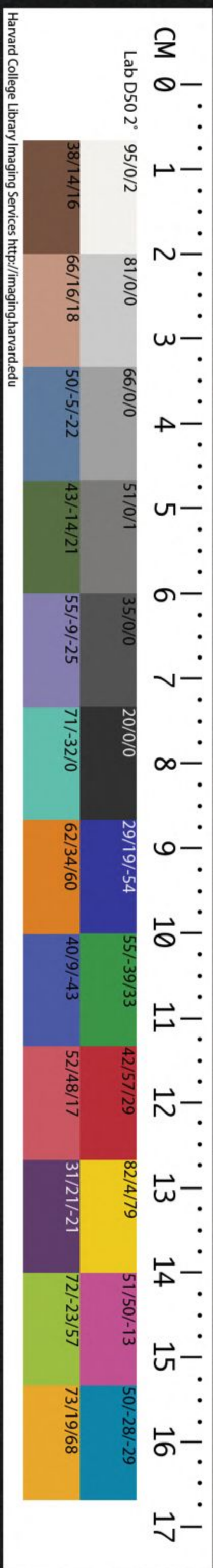


T 2512/493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5 1941



鼎鑿葉太史彙纂官板鑑綱卷之三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宋 夏縣 司馬光 通鑑

新安 朱熹 綱目

皇明 福唐 葉向高 彙纂

閩中 李京 訂義

建陽 劉朝箴 校梓

南北朝 南朝自晉以傳之宋宋傳之齊齊傳梁梁傳陳北朝自諸國併於魏魏後分為西魏東魏東魏傳北齊西

魏傳後周後周併北齊而傳之隋隋滅陳然後南北混為一今依綱目與北朝並分註其年以紀其事南為提頭而附北於其間以見天下國統之離析也

宋紀附北朝

高祖武帝 姓劉名裕字德興小字寄奴彭城人仕晉為太尉封宋王受恭帝禪國號宋都于建康在位三年而崩壽六十七

生靖靖生翹翹生裕夜生神光照室盡明裕生而母死

五色龍章
上人無妄言

寄奴王者不
死

父僑居京口將棄之從母救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偉僅識字不事庶隅小節奉繼母以孝聞嘗遊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以白帝帝獨喜曰上人無妄言後伐荻新洲遇大蛇射傷之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有群兒搗藥問其故荅曰吾王爲劉寄奴所傷帝曰王神何不殺之兒曰寄奴王者不死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還遇金瘡傅之有驗

綱庚申

宋高祖劉裕永初元年魏拓跋嗣泰常五年西秦乞伏熾盤建弘元年夏赫連勃勃真興二年燕馮跋太平十一年北凉沮渠蒙遜玄始八年西凉李恂

宋主事蕭太后素謹及即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未嘗失時刻

綱八月宋爲晉諸陵置守衛

綱辛酉

宋永初二年魏泰常六年是歲西凉亡凡六國

春二月宋祀南郊大赦以廬陵王

義真爲司徒徐羨之爲尚書令揚州刺史傅亮爲僕射

綱夏四月宋詔所在淫祠自蔣子文以下皆除之其先賢以勲德

祠者不在此例訂義

子文嘗爲漢秣陵尉擊賊而斃里人見其揮白馬驅賊代著靈威國朝崇祀劉三五作記

綱秋九月宋王劉裕弒零陵王於秣陵初宋王劉裕以毒酒一甕

授琅邪郎中令張偉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

自飲而卒王深慮禍及與褚妃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飲食所

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至是裕令褚淡之往視妃妃出

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以被掩殺之裕帥百官臨於朝堂三日

葬於冲平陵

在上元縣境

綱十一月宋豫章太守謝瞻卒初宋臺始建瞻爲中書侍郎其弟

晦爲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瞻驚

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

預時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

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宋公特乞降黜以保衰門晦或以朝廷

密事語瞻瞻故向親舊陳說用爲戲笑以絕其言及宋主即位晦

此豈門戶之

福

籬隔門庭

戲笑以絕其

言

勉厲為國為家

美之有宰臣之望

美之風度詳整

徐傳不以學問為長

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至是遇病不瘳。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為國為家。

綱壬戌宋永初三年春。宋以徐美之為司空。錄尚書事。美之起自

布衣。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碁。觀戲常若未解。傳亮蔡

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傳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美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傳言論。不復以學問

為長

綱秦雍流民入梁州。宋遣使賑之。

鑑五月。宋高祖疾甚。司空徐美之。中書令傳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高祖殂於西殿。太子即位。

綱初。高祖之疾也。召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畧。而無遠志。難

道濟難御之氣

徐傳當無異圖

謝晦頗識機變

朝事一委宰相

宋却嶺南細布

御之氣也。徐美之傳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

同異。必此人也。又為手詔曰。後世若有幼王朝事。一委宰相。母后

不煩臨朝。高祖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居處。儉於布素。遊宴

甚稀。嬪御甚少。嘗得後秦高祖從女。有盛寵。頗以廢事。謝晦微諫。

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嶺南嘗獻細布一端。惡其精

麗。勞人以布還之。公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之物。內外

奉禁。莫敢為侈靡。七月。葬初寧陵。在應天府蔣山

胡寅曰。宋高祖尚威力。任機數。非長者之道。獨孝於後母。為其盛德。而清簡寡欲。嚴正有度。被服布素。遊宴稀。嬪御少。不畜私藏。及詔幼主當朝。母后不得預政。此八者皆人君之要行也。宜其奮自卒。徒不提一劍。以率群才。終取符璽。彼誠有過人者矣。後王嘉善而從。是以光大其德業。則如高祖之八行。亦在所矜式矣。

八者人君之要行。八行在所矜式。

營陽王名義符。高祖太子。史曰。少帝及高祖崩。居喪無禮。檀道濟廢為營陽王。尋弒之。在位一年。壽十九。

綱癸亥宋王義符景平元年春正月。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謂傳

我不能為徐
干署紙尾

蔡廓不欲居
通塞之任

毛德祖計殺
公孫表

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徐羨之羨之

曰黃散黃門散騎侍也以下悉以委蔡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

不能為徐干木羨之小字署紙尾遂不拜選按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

書連名故廓云然

沈約曰廓固辭銓衡恥為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遠矣哉

二月柔然寇魏邊魏築長城自赤城一在平涼府崇信縣西至南一在萬全都司東北

五原二千餘里

魏攻宋虎牢毛德祖出兵與魏將公孫表大戰從朝至晡殺魏

兵數百初德祖在北與表有舊表有權畧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

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輒多所改定表以書

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魏主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

閏四月魏叔孫建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

戰勁兵殆盡而魏增兵轉多仍急攻之城遂陷將士欲扶德祖出

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

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豆代田執以獻魏遂取司豫諸郡

十一月魏王嗣俎太子燾立以羅結為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

六曹事結時年一百七精爽不衰燾以其忠愨親任之使兼長秋

卿監典後宮出入卧内年一百一十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遣

騎訪焉又十年乃卒

魏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不好老莊書曰此矯誣

之說不近人情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為敗法之書以亂先王

之治乎尤不信佛法曰何為事此胡神左右多毀之魏主不得已

命浩以公歸第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常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

過之既歸第因修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

崔浩不好老
莊

何為事此胡
神

崔浩自比張
良

寇謙之修張
道陵之術

之術訂義

張道陵漢留侯良八世孫生於天目山學長生之術退隱於廣信龍虎山章帝和帝累召不起久之遍遊名山

東抵興慶雲錦溪升高而望曰是有異境遂泝流而之雲錦洞有仙巖焉煉丹其中三年青龍白虎旋遶於上丹成餌之時年六十容貌益少又得秘書通神變化驅除妖鬼既而入蜀居霍鳴山煉丹修道感老君授以秘錄遂領弟子趙昇王長求雲臺治復煉大丹服之漢永壽二年自以功成道著乃於半崖舉身躍入石壁中自崖頂而出因成二洞崖半曰峻仙洞崖上曰平仙洞是年九月九日將諸品秘籙斬邪二劔玉冊玉印授其長子衡乃與夫人雍氏登雲臺峰白日昇天時年一百二十三歲其四代曰盛復居此山歷代重之今其子孫世襲真人

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

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真經至是奉其書獻於魏主

朝野多采之信浩獨師受其術且上書曰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

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言

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哉魏主欣然迎

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東南

司馬光曰老莊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為神仙者服餌修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為金銀其為術正相戾矣是以劉歆七畧叙道家

聖王受命必有天應

此皆深妙無比

崔浩信謙之言

為諸子神仙為方技其後復有符水禁呪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為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浩不喜佛老而信謙之言何哉尹起莘曰晉孝武立精舍拓跋燾立道場孝武不免張貴人之禍而燾亦殞於宗愛之手報應之說何其爽與直筆書之義自見矣

丘濬曰嗚呼莫大於天莫尊於君萬乘帝王僅得以為天之子而一介方士乃得以為天之師彼道陵謙之之徒其生也皆受胎於父母稟氣於天地具血肉之軀有妻子之屬縱有道德亦天生者耳安能為天之師哉天而有師則是昊天上帝反北面而受其教也豈有此理哉自魏太武信崔浩之言而崇奉謙之其法遂蔓延於天下後世流而為淫巫小術無復五千言道德之餘意矣厥後二人皆不得其死豈矯誣上天天亦惡之歟

君子莫先乎擇王

劉朝箴曰君子莫先乎擇主有濟世之術而不知擇可輔之主則為棄其術遇可輔之主而無濟世之術則為速其禍高祖寬厚長者子房知能用吾術可以有功能不受其位可以免禍也故天下既定則欲引而去之使君臣之間坦然無疑昔之料敵制變出人意表者今皆歛戢韜秘不使毫髮發見於外說客謀士之態一旦化為醇儒靜士而不之覺高祖雖欲疑之豈可得哉此子房之智也浩之主夷狄之雄猜暴之虜耳而浩之術又皆出乎推步占驗譎恠恍惚之說參之以揣摩縱橫之辨智術蓋於其國權勢行乎群臣之上使主忌其志同列畏其威固有召禍之道矣况重之以專挾之以私觸其所甚諱者暴之於外

崔浩未能如子房

而身不知退卒朕族滅豈足異也哉子房既智而守之以無欲故全浩以智濟其欲則歸于不智而已取不智與智而比之吾未見其能如子房也

太祖文帝

名義隆高祖第三子初封宜都王及檀道濟廢營陽王乃迎義隆立之在位三十年為太子劭所弑壽四十七

葬長寧陵

鑑甲子

宋景平二年太祖文帝元嘉元年魏世祖太武帝壽始光元年

宋主義符居喪無禮好與

左右狎暱遊戲無度徐羨之檀道濟等廢其主義符為營陽

州府

王遷于吳六月弑之遣使殺廬陵王義真

李延壽曰晉自社稷南遷王綱弛紊朝權國政遞歸台輔君號雖存主威久謝桓溫雄才蓋世勲高一時移鼎之業已成天人望將改自斯以後帝道彌昏道子開其禍端元顯成其釁本桓玄乘時藉運加以先資革命受終人無異望宋武地非桓文眾無一旅曾不浹旬夷凶剪暴誅內清外功格上下若夫樂推所歸謳歌所集校之魏晉可謂收其實矣然武皇將涉知命弱嗣方育碩有慈顏前無嚴訓少帝體易染之質稟可下之姿外物莫犯其心所欲必從其志嶮縱非學而能危亡不期而集其至顛沛非不幸也悲哉

胡寅曰已之所為人之所做也孝於親則欲子之孝於我也忠於君則欲臣僕之忠於我也故所惡於下者吾不以之事上也所不欲人之加諸我者吾不以施諸人也豈不簡而易用要而易行哉高祖遺詔以徐傳當無異圖死纒二年嗣君愛子相繼弑殺不少碩忌何哉以高祖於晉有以啓之矣其事好還可不戒夫

鑑以宜都

今湖廣夷陵州

王義隆纂承大統八月宜都王至建康自官奉

璽綬即位以謝晦為荊州刺史

裴子野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傳相之禮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帥侍二職皆臺阜也制其行止授其法則導達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敕者或勸之以吝嗇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慝雖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為之友及文學多以膏梁年少為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幼主臨州長史行事宣傳教命又有典籤往往專恣竊弄威權是以本枝雖茂而端良甚寡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為也嗚呼有國有家者其鑑之矣

鑑乙丑

宋元嘉二年魏始光二年夏王赫連昌承光元年

正月宋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

表三上宋主始親萬機

鑑丙寅

宋元嘉三年魏始光三年

宋下詔暴徐羨之傅亮謝晦殺營陽廬陵王

之罪誅之

檀道濟論謝
晦如何
十策晦有其
九

劉粹無私必
無憂

綱宋以王弘為司徒楊州刺史錄尚書事彭城王義康都督荆湘
等州軍事謝晦舉兵反江陵宋主問討晦之策於檀道濟對曰臣
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畧明練殆為少敵然未
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悉王命以討
之可未陳而禽也宋主乃自將討晦晦帥眾三萬發江陵歎曰恨
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宋主發建康先遣劉粹自陸道師步騎襲
之晦舊與粹善又其子曠之為參軍宋主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
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俄而晦敗被執誅晦及其黨晦女
彭城王妃被髮徒跣與晦訣曰大丈夫當橫尸戰場奈何狼籍都
市晦之走也左右皆棄之唯延陵蓋追隨不捨宋主以蓋為鎮軍
功曹督護

綱閏二月宋子劭生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詳視使馳白帝曰
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即欲殺之帝狼狽至后殿戶
外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闇故秘之至是始言劭生

綱三月宋以謝靈運為秘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郎宋主還建康
既徵靈運延之用之又以慧琳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
要賓客輻輳四方贈賂相係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
孔顛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黑衣宰相

綱六月宋以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為侍中謝弘微為黃門侍
郎王華以王弘輔政王曇首為上所親任與已相埒音劣時等也自謂

宰相頓有數
人

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時宰相無
常官惟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華與劉湛王
曇首殷景仁俱為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黃門侍郎謝弘微與

微于吾無間然

僕射平生重此子僕射可謂知人弘微一無所取內人化弘微之讓

華等皆宋主所重。當時號曰五臣。宋主欲封王曇首、王華等。拊御床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因出封詔示之。曇首固辭曰：近日之事，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乃止。弘微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語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從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初，混尚晉晉陵公主，混死，詔絕婚。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微。混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為之經理生業。一錢尺帛，皆有文簿。九年而晉亡，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親舊見者，為之流涕。及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貨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役，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叡，好樛狃，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

一無所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也。

藏耕具以示子孫

綱丁卯

宋元嘉四年魏始光四年

宋主謁京陵，初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

觀遺物而知至德

孫。帝至故宮，面有慙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觀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五月，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夏主將步騎三萬出城，魏主乃分騎為左右隊以掎之。夏眾大潰。夏主不及入城，遂奔上邽。魏主為人壯健，鷙勇，臨城對陳，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明於知人，或拔士於卒伍之中，惟其材用所長，不論

法者與天下共

本末聽察精微下無遁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雖所甚愛之終無寬假嘗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性殘忍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

魏主不事土木之功

綱秋八月魏主還平城群臣請峻京城修宮室曰此蕭何所謂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者也魏主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正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工之事朕所未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為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賞賜皆死事勲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

雅言財者軍國之本

綱晉徵士陶潛卒潛字淵明潯陽人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群以親老家貧為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

陶潛高趣不群

遂抱羸疾後復為彭澤令不以家自隨送一力僕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

此亦人子

豈能為五斗米折腰賦歸去來辭

曰應東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徵著作郎不就妻

五柳先生傳

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為晉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是歲卒世號靖節先生

陶潛意不在酒

李延壽曰先生性靜默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有會意欣然忘食其文章不群跌宕宏朗獨超眾類生平頗嗜酒親朋邀飲輒醉既醉而退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雨晏如也觀其詩冲淡有味世或疑其篇篇有酒不知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

陶潛寄酒為迹

迹者耳室開三徑門種五柳高卧比牕自謂羲皇上人素琴無絃自得於音律之外不以躬耕為辱不以貧乏為病至於恥事

大節與首陽爭高先生有晉完人

二姓惟題義熙甲子則先生大節與首陽爭高真所謂激清風於來葉者也噫有晉完人徵先生吾誰與歸

問楊雄陶潛出處何如出處大致可觀

尹起莘曰甚哉出處之際君子所當致謹也楊雄草太玄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其自視荀孟以下若不足道然失身於莽賊故綱目於其沒也書曰莽大夫楊雄死雄雖欲自解不可得也陶潛在晉乃太尉侃之孫自其初年出處大致已有可觀至劉宋移國恥復屈身遂不出仕卒能保全名節故綱目特以晉徵士書之明其不失身於宋氏獨得為晉全人也其有關於世

陶潛保全名節

陶潛為晉全人

趣陶公自得之

子房元亮同歸十道

良潛心乎故主子房元亮優劣

教多矣

魏了翁曰世之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思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慢而不著其迹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味因言成詩因味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馮琦曰古之君子盡其在我而已矣若夫成功則天也夫出處在我者也事功在天者也在我者我將盡其力以為之在天者我何知焉故出也以義而出其處也以義而處出處正矣亦于大節無所虧矣而事功惡可必哉愚嘗持是說以照古人而知子房元亮之同歸于道焉蓋子房五世相韓而元亮三世仕晉一皆與國同休戚者也方秦之滅韓而羽之翦成也良不得不出而伸復讐之計及誅秦感項則讐已復矣尚何為哉故遂托赤松子遊方晉之未殄宋之未興也潛蓋出而行匡復之志及宋受晉禪事已非矣尚何為哉故遂賦歸去來辭良與潛之心何心也皆心乎故主而已當良之時秦鹿既失幸有漢高崛起可輔以伸大義而潛之時宋業方隆復無光武中興故退以求吾志良卒遂復仇之心而潛終隳匡復之功故人遂優良而劣潛殊不知君子之所能者人也其所不能者天也豈可以成敗論人哉子房豈能必其功之成元亮豈不欲其功之成要在其

三代以後鮮此

心之同而已矣

劉朝箴曰淵明之為人三代以後鮮與比者非儒非俗非狂非狷非風流非抗執蓋其資稟明快氣質冲和心性平淡簡易日用常行無事修飾皆有天然自得之趣而飢寒困窮一不以累心即足其酒百慮皆空矣及感遇而為文辭則率意任真略無斧鑿之痕烟火之氣千載之下誦其文想其為人令人愛慕向往翕翕不能已當其時竟莫有深知之者得非欲韜晦自免於亂世與

綱戊辰

宋元嘉五年魏神麴元年西秦王乞伏暮末永弘元年北凉承玄元年夏王赫連定勝光元年

春二月魏

安頡及夏戰于上邽執其主昌以歸夏赫連定稱帝於平凉魏人追之敗績夏復取長安

綱六月

宋以王弘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范泰說弘

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存降挹弘納其言遜位不

許固請故有是命

綱已巳

宋元嘉六年魏神麴二年

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

守成實亦未
易
天下安危決
汝二人

江夏王義恭都督荆湘等州軍事。宋主與義恭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宜慎訊，獄惜名器，裁爵賜母，以貴凌物，毋以威加人。戒嬉樂，節供奉，不崇奇服異器。又宜數引見佐史，不然無以盡人情而知眾事也。

綱三月宋立子劼為太子

綱夏四月魏王將伐柔然。北狄國名太史令張淵徐辯曰：今茲已巳，三

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西方星名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蠕蠕即柔然

國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有伺

汲汲而勞士民以伐之，崔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事

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於今，殊不合事宜。何則？蠕蠕本國

家邊，臣中間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魏

主大悅。或尤浩曰：南寇伺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

此乃漢世常談

後有疆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劉裕雄傑，吞併關中，猶不能守。

况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如

以駒犢鬪虎狼，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今掩

其不備，困之可一舉而滅也。魏王曰：吾行決矣。遂發平城，魏王至

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紇升蓋可汗大檀出走。魏主

追至涿邪山。匈奴中山在漠北秋七月，引還。大檀死，子敕連可汗具提立。

綱冬十月，魏以崔浩為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浩善占天

文，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嘗謂浩曰：卿才智淵博，著忠三世，故

朕引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師曰：

此人音汪弱也，羸也，纖懦弱，不能變，考持矛，然其曾中所懷，乃過於兵

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

綱夏主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崔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

崔浩著忠三世

曾中所懷過
甲兵

連雞不得俱飛

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魏王遂如統萬謀襲平涼

宋主有恢復之志

鑑庚午宋元嘉七年魏神鼎三年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詔簡甲卒五萬給右

將軍到彥之遣使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

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

豈可得必若進軍今當權斂戍相避須冬寒地凍河水堅合自更

取之彥之自淮入泗至須昌縣名今廢故址在兗州府西北乃沂逆流而河西上

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軍收衆北渡碣磔滑臺洛陽虎牢戍

兵皆棄城去於是司交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

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古巧反有餘今

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水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胡寅曰王仲德身為副帥見可知難進退在己者也知其不可則宜遍白諸將悉以上聞文帝親決萬機又非昏主固可為忠

王仲德獨有憂色

子仲德知難而不退

言者使之知彼已形勢早為善後之圖斯不負委寄之意矣乃私言之而不告于上知難而不退竟以取敗非忠臣也

綱初魏使司馬楚之等為將帥招誘南人崔浩曰楚之等皆彼所

畏忌今聞國家發兵造艦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

國以死爭之張虛聲而受實害且楚之等纖利小才而不能成大

功徒使兵連禍結而已浩乃復陳天時以為南方舉兵必不利曰

今茲害氣在楊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

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

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

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治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

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

鑑十月宋到彥之等沿河置守魏河北諸軍會於七女津在河南府東北

進攻虎牢拔之尹坤及滎陽太守崔模降魏十一月宋加檀道濟

崔浩陳舉兵五不利

興國之君先修人事

興國之君萬舉萬全

舉萬全

都督征討諸軍事帥眾伐魏魏長孫道生等引兵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引兵還青兗大擾彥之坐免官

綱十二月宋以長沙王義欣為豫州刺史壽陽土荒民散城郭頽

敗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安業道不拾遺城府完實遂為

盛藩乃陂久廢義欣修治隄防引渾水在汝寧府固始縣西北入陂溉田萬

餘頃無復災旱

鑑辛未宋元嘉八年魏神嘉四年燕王馮弘太興元年北涼義和元年是歲秦夏皆亡凡四國二月宋檀道

濟等進至濟上二十餘日間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

歷城縣名屬齊南府魏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等食

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眾恐懼將潰

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

糧有餘以降者為妄斬之道濟全軍而返

道濟唱籌量沙道濟全軍而返

吳養心曰善用兵者有餘而示之不足敵莫得以測其故不足而示之有餘敵莫得以擣其虛孫臖之滅竈是所謂有餘而示之不足也檀道濟之量沙是所謂不足而示之有餘也

問檀道濟量沙孫臖滅竈何如

綱魏司馬楚之以為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王以兵久勞不許

徵楚之為散騎常侍以慧龍為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

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主縱反聞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

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

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不足介意宋主復遣

刺客呂玄伯刺之玄伯詐為降人求屏人語慧龍疑之使搜其懷

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不殺

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為

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後慧龍卒玄伯守其墓終身不去

綱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年浸長欲專政事長史劉湛每裁抑之

慧龍以仁義為扞蔽玄伯守墓不去

謝述不欲侵奪主恩

魏使歌工歷頌群臣

智崔浩庶道生

魏微世胃隱逸

遂有隙帝心重湛使人詰讓義恭且和解之領軍殷景仁素與湛善白徵湛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其參政事而以張邵代湛頃之邵坐賊當死將軍謝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勳宜家優貸帝手詔納免邵官削爵土述謂其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特加曲恕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

九月魏以崔浩為司徒長孫道生為司空道生性清儉一能皮郭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群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魏主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渤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雋之胃冠冕州邦如此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數百人差次叙用崔綽以母老固辭玄等皆拜中書博士崔浩每

使我懷古之情更深創制立事各有其時

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玄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眾

癸酉宋元嘉十年魏延和二年北涼王沮渠牧犍永和元年宋謝靈運好為山澤之遊窮

謝靈運與兵逃逸韓仁子房奮

秦帝魯連恥

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為山賊會稽太守孟顛表其有異志靈運請闕自陳上以為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為有司所糾遣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與兵逃逸作詩曰韓仁子房奮秦帝魯連恥追討禽之上愛其才降死徙廣州已而棄市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

靈運詩不為無意靈運與子房異

尹起莘曰靈運謝奕之孫觀其詩有韓仁子房奮之句似不為無意然靈運既仕宋朝而食其祿已與子房異矣與兵逃逸其志將何為哉書曰宋謝靈運則靈運固宋之臣也靈運雖欲自文其恃尚可得乎

甲戌宋元嘉十一年魏延和三年燕王弘遣高顛稱藩請罪于魏以季女充

于什門比蘇武

掖庭魏王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王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策告宗廟頒示天下

綱乙亥

宋元嘉十二年魏太延元年

春正月涼有老父投書於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涼王牧犍以問奉常張慎慎對曰

昔號之將亡神降於莘願陛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盤於遊田荒於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犍不悅

綱夏四月宋以殷景仁為中書令中護軍初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湛以景仁位遇素不踰已

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至是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宋主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人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不許湛謀陰遣人殺之宋主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故湛謀不行義康僚

庾炳之輸忠

朝廷炳之衛命往來

屬及諸附湛者潛相約無歷殷氏之門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

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臥家不朝謁宋主

常使炳之衛命往來湛不疑也

綱宋禁擅鑄像造寺者丹陽尹蕭摹之上言佛入中國已歷四代

形像塔寺所在千數林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不

為之防流遁未息詔從之

鑑丙子

宋元嘉十二年魏太延二年是歲燕亡凡三國

三月宋殺其司空檀道濟道濟立

功前朝威名甚重朝廷疑畏之三月下詔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

光如炬脫幘

髮布巾也

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

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道濟一時之傑道濟足任干城之寄

尹起莘曰猛獸在山藜藿為之不採爪牙之士國之所恃以為重鄰敵所望而憚者也道濟在宋雖未可謂之方虎然亦一時之傑誠使御得其道豈不足任干城之寄乃無故疑而殺之何與

綱宋鑄渾儀初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儀狀雖舉不綴七曜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

綱戊寅宋元嘉十五年魏太延四年十一月宋立四學豫章雷次宗好學隱居

問宋立四學其有合於先王之治否

廬山訂義山在南康府城西北二十里古名南障世傳周武王時匡裕兄弟七人結廬隱居於此故名其山疊嶂九層崇巖萬仞周五百餘里實南方巨鎮也道書為第八洞天山有陵霄獅子諸峰雲覆之其狀尤顯嘗徵為散騎侍郎

不就是歲以處士徵至建康為開館於雞籠山即雞鳴山在應天府西北使聚

徒教授宋主雅好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東

名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宋

主數幸次宗學館今次宗以巾首服也構古侯反侍講資給甚厚文

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司馬光曰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豈有四學哉

又者儒之餘事

雷次宗以巾構侍講

守宰以六基為斷

江左風俗斯為美

元嘉之政冠江左

鑑宋主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基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繫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然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綱已卯宋元嘉十六年魏太延五年是歲涼亡凡二國宋衡陽今湖廣衡州府王義季嘗春月出

畋田獵有老父被音披苦詩廉反說文蓋也白茅也言左右斥之老父

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

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

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

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綱夏六月魏主伐涼九月姑臧潰涼王牧犍降初崔浩惡季順順

義季止馬賜食老夫何敢獨受賜問名不告而退

耳聞不如目見

崔公智略有餘
伊馥見與崔公同
伊馥之見深可奇

魏之儒風始振

胡史先識

嘗使涼王時為驕慢之語恐其泄之隨以金寶納順懷中及是順謂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浩詆其欺誣順曰耳聞不如目見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為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耶將軍伊馥音言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為國宜從浩言魏主從之至姑臧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及牧犍降魏主置酒謂群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為奇伊馥弓馬之士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

鑑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為多士沮渠牧犍尤喜文學以索敞陰興為國師助教魏王克涼州皆禮而用之由是魏之儒風始振

綱初安定胡叟往從牧犍牧犍不甚重之叟謂程弘曰貴王居僻陋之國而淫名僭禮以小事大而心不純壹外慕仁義而實無道德亡可翹足待也遂適魏至是魏主以為先識拜虎威將軍河內

索敞勤於誘導

弟子事之如嚴君

常爽世寓涼州不受禮命魏主以為宣威將軍時魏方尚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為意敞為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貴遊嚴憚多所成立常爽亦置館於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

綱十二月宋太子劭冠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宋主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崔浩高允論星曆何如

綱魏主命崔浩監秘書事綜理史職以侍郎高允張偉參典著作浩集諸曆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無光也蝕虧缺也五星行度并譏

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宿名

案星傳太白金星辰星水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二宿名昏沒於

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此乃曆術之淺事而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

譏漢史不覺此謬

所論者果知君言

高允不卷災異之問

已知不如不知

天下妙理至多

高允惟知農事

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

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

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眾乃歎服。東宮少傅游雅數

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懼漏泄，不如

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

綱魏主問高允何政為先，允曰：臣少賤，惟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

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時魏多禁封良田，故允及之。魏主

乃命悉除其禁，以賦百姓。

綱唐貞元十七年，魏冬十月，宋領軍劉湛有罪，誅以彭城王

義康為江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始興王濬為揚

州刺史。時義康專總朝權，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選

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輳。自謂兄弟至親，

不復存君臣形迹，置私僮六千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

以次者供御，領軍劉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宋主浸不能平。

湛初入朝，宋主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請前代故事，叙致銓理。每

入雲龍門，不夕不出。及是，宋主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

曰：劉班初自西還，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

晚，苦其不去。殷景仁密言於宋主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裁

抑。宋主然之。至是，宋主收湛下詔，誅之以義康出鎮豫章。義康問

沙門慧琳曰：弟子有還理否？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具興太守

謝述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至是，義康歎曰：昔謝述唯勸吾退

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宋主亦曰：謝述若存，

義康必不至此。初，殷景仁卧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

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

入門不夕不

出與語視日早

晚

恨公不讀數百卷書

沈慶之忠謹
晚矣

夜半不容緩
服

江湛不染二
公之難

義康未識君
臣之義

仁使拂拭衣冠。左右莫曉其意。至夜聞召。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宋主使領隊防東掖門。收湛之夕。宋主召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宋主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乃遣收劉湛等。殺之。義康用事。人爭求親暱。唯主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為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為子求昏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

司馬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兄弟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尹起莘曰。論者謂義康但知兄弟之親。未識君臣之義。以吾觀之。義康亦未能盡兄弟之理者也。何則。義康於義為臣。於親為弟。豈有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至於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自奉。而以次者供御。其為不恭。厥兄不亦甚乎。吾為義康計。形迹未露。則忠勤匪懈。恭恪小心。形迹既露。則闔門遁跡。祈保天年。斯亦庶乎其可也。

綱 辛巳 宋元嘉十八年 魏 正月 宋以彭城王義康為都督江交廣

州軍事。龍驤將軍扶令育上表曰。彭城王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惑之愆。正可導以義方。奈何一旦出削。遠送南垂。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乎。願亟召還。表奏賜死。

裴子野曰。夫在上為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誰弗知見。豈戮一人。鉗一口。所能弭滅哉。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後有宋罕聞直諫。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

綱 壬午 宋元嘉十九年 魏 正月 魏主詣道壇受符錄。寇謙之言於

魏主曰。陛下以真君御世。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從之。又奏作靜輪宮。必欲高接天神。崔浩亦勸為之。經年不成。太子臧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耗府庫。疲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不聽。

為善若雲行
雨施

伐枝傷樹

十二月宋詔魯郡修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

掃。

鑑甲申宋元嘉二十一年春正月宋主耕籍田大赦。

綱魏太子晃始總百揆以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

古弼請免賜貧民

圍棋志不在弼

古弼粹歐劉樹

輔之弼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園太廣乞減大半以賜貧民魏主

方與給事中劉樹圍棋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粹

樹頭歐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色曰不聽奏事朕之過

也樹何罪置之弼曰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

跣請罪魏主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慶而築之端冕而事之

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有可以利社稷使百姓

者竭力為之勿顧慮也

綱二月魏尚書令劉絜有罪誅樂平王不以憂卒魏王之北伐也

絜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反吾當之樂平王又聞尚書右丞張嵩

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吾有姓名否魏王聞之命有司窮治絜

嵩皆夷三族初魏主築白臺不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

道秀筮之曰吉不默有喜色至是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

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王之問也道秀宜曰窮高為亢易

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

安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綱秋八月魏主畋於西河魏主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留

守悉以弱馬給之魏主大怒欲還臺斬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

筮者勸以忠孝

有臣如此國之寶

襲他日復敗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謂左右曰筆公弼頭鏡故魏主常以筆目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弼表曰秋穀縣黃麻

筆公社稷臣

殺布野猪鹿竊食鳥雁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綱宋以衡陽王義季為兗州刺史南譙今直隸滁州王義宣為荊州刺

史初宋主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為言宋主不得已

用之先賜詔勸勉義宣至鎮勤自課厲事亦修理宋主餞義季於

武帳岡在應天府上元縣東臺城內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盱不

至皆有饑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

有饑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善乎太祖之訓隱約莫若貧賤裴子野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險艱利以任使達其情偽易以躬臨太祖若能帥此訓也難其志操甲其禮秩教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播之九服矣而崇樹襍祿迭據方岳國之存亡

宋行元嘉曆

綱乙酉宋元嘉二十二年魏太平真君六年春正月朔宋行元嘉曆初太子率更令

何承天撰元嘉新曆表上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

至是始行之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仲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更演

為六十律樂之復演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承天以為上下相

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也而房不悟謬為六十乃更設新率律通林鍾長六寸

一釐則從仲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

綱十二月宋太子詹事范曄謀反伏誅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

兼通數術有縱橫才為負外散騎侍郎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為廣

州刺史以賊獲罪義康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効

且以為天文圖讖宋主必以非道晏駕禍田骨肉而江州應出天

古人簡易之法

既不是繫早賜民上非善詢也

使汝曹知節儉

義宣勤自課厲

善乎太祖之訓

隱約莫若貧賤

丈人雅譽過人

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乃厚結曄甥謝綜綜引見曄數與曄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曄弒宋主立義康曄愕然熙先曰丈人雅譽過人讒夫側目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謀泄被收曄在獄為詩曰雖無絃生琴晉嵇康將刑索琴彈之庶同夏侯色魏夏侯玄謀誅司馬師事泄臨刑顏色不變舉動自若十二月曄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曄母至市涕泣責曄曄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曄悲涕流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止

范曄不及夏侯色

裴子野曰劉弘仁范蔚宗皆忸志而貪權矜才以徇逆累葉風素一朝而墮向之所謂智能翻為亡身之具矣

義康廢書自歎

綱宋廢其彭城王義康為庶人徙安成郡今吉安府以沈劭為安成相領兵防守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宜矣

宋始脩郊廟之樂

綱宋始脩郊廟之樂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有歌無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

綱丙戌宋元嘉二十三年魏大平真君七年春正月宋伐林邑初林邑王范陽邁雖

宗慤獨好武

貢奉於宋而寇盜不絕宋主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家世儒素慤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至是自請從軍

事乘長風破萬里浪

和之進圍區粟城未詳遣慤為前鋒擊林邑別將破之

鑑二月魏崔浩勸魏主盡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從之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

魏主剛正不惑
禍福繫乎善惡之積

綱初魏主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

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為亂耳命

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窟室婦女浩因說魏

主悉誅之魏主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亂天常使政教不

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訂義王畿之外有九服曰侯服曰甸服曰

男服曰采服曰衛服曰蠻服曰夷服

曰鎮服鞫為丘墟朕欲除偽定真滅其蹤跡有司其宣告征鎮

尹起莘曰自佛入中國人皆敬奉其法以求福利未有敢嘗之

者至魏主燾乃毅然去之亦可謂剛正不惑者矣然世之議者

或以魏主不得其終為毀佛之報抑不知梁主衍奉佛尤篤得

禍尤慘豈佛獨靈於魏而不靈於梁耶要知人之禍福自繫乎

善惡之積而奉佛與否初無預也

丘濬曰嗚呼人君之於民其賢者智者固當愛之其愚者不肖

者亦當憐之故民有悖於教違於禮犯於法者必先原其心察

其情而推究其所自苟上之所不為而又明有禁令而民犯之

違之然後罪之誅之彼固甘心而受也上之人分明為之而又

無禁令一旦不分彼此施之以一切之刑則彼固有辭矣元魏

之誅沙門雖若痛快人心然未嘗有禁約之令限斷之期而即

加之以不可復生之刑使之欲改過而無由亦云慘矣况其心

偏有所向非一於扶正教以闢邪說也安能服其心哉

綱魏人侵宋北邊宋主以為憂咨謀群臣何承天言凡備匈奴之

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然要而歸之其

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徙新附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居新徙

之家以抗群虜三曰募偶纂集而比偶車牛以載糧械參合鈎連以衛

備匈奴不過二科
何承天四策
何如

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綱宋師克林邑時檀和之等乘勝入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

以其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慈曰吾聞外國有獅子訂義獅子後視

澤一名魁形似虎正黃色有鬚形尾端茸毛大如斗銅頭鐵額鈎

爪鋸牙弭目跪足目光如電聲吼如雷能食虎豹外國所產毛群

獅子拒象

也威服百獸乃製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和之遂克林邑獲寶

還家衣櫛蕭然

不可勝計。慙一無所取。還家日。衣櫛蕭然。

綱秋七月。宋以杜坦預之也為青州刺史。宋主嘗與坦論。金日磾曰。

恨今無復此輩人。

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宋主

知。日磾豈辦見。

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世

杜坦中華高族。

業相承。直以南渡。不早便以僉荒。賜隔。况日磾胡人身。

僉荒賜隔。

為牧圉乎。宋主默然。

宋主欲經略中原。

鑑已丑。宋元嘉二十六年。宋主欲經略中原。群臣爭獻策。以迎合

今人有封狼居胥意。

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宋主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

問王玄謨。表淑何如。

人有封狼居胥意。訂義。狼居胥。匈奴中山名。漢霍去病擊匈奴出

袁淑願上封禪書。

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

禪書。

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上悅。

丁奉曰。甚矣知人之難。不可以其一事而忽其一生也。宋文帝欲窮兵北伐。而王玄謨以昏居啓其行。表淑以封禪導其欲。是

玄謨忘身殉國。

亦諛諛之徒矣。然玄謨當廢帝失道。而能冒履不測。傾心輔弼。

表淑與孔父之節爭輝。

可謂忘身殉國者。淑於逆劭行弒之日。厲辭勁氣。投軀殉主。直

馬鄭王賈不如崔浩。

與春秋孔父之節異世而爭輝。孰意劉宋末代有斯人耶。

崔浩刻石刊史。

綱庚寅。宋元嘉二十七年。魏六月。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時魏

馬鄭王賈不如崔浩。

主使崔浩。高允等共譏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郝標。性

精微。乞班浩所注。今天下習業。湛標又勸浩刊所譏國史于石。以

彰直筆。浩從之。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

列於衢路。比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為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使

有司按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初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

事。覺謀於高允。允勸其以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崔鑑謂

首實。庶或見原。

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遂不以實對。魏主殺之。魏主使允

高允小心慎密。

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制由崔浩。請

高允小心慎密。

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制由崔浩。請

此人情所難

每念使人心悸
史為將來勸戒

赦其死魏王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為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作臣多於浩魏王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鄉問皆云浩所為魏王問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妄殿下哀臣欲句音蓋乞也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允六月詔誅浩夷其族餘皆誅其身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為將來勸戒崔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不為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辭違心苟免非臣所願

高允不奉東宮指導
高允恐負程黑子

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程黑子故也

陳時詠曰世言春秋者不曰直史直史哉然隱公之弑也而冕書于齊之奔也而孫書河陽之召也而狩書此豈孔子之枉其筆耶即亦為尊諱爾彼允者持橐珥筆驅馳崔浩之後而雖黃國事抗而雲霄折而泥滓裒而華袞貶而斧鉞筆削操縱之權什六在浩什四在允獨不聞夫魏之先睢盱狂獷之徒鳴鏑之遺而梟獍之群乎其弗可人倫而律之族類而齒之周索而繩之亦明矣其弗可碑擗而揚之播惡于天下亦明矣方浩不勝其區區之私以碑國史當是時而執春秋為尊諱之義以隄浩之疏浩必聽不則利害以怵之禍福以誘之再三以申之浩亦必聽而允也厯厯與宗欽私議之已耳有以咳唾於崔浩之前者乎是與聞其罪以揚國惡而貽之憾也夫揚國惡敗者與賊敗者若齊與楚其得失寧有間哉事已敗矣而僥倖不負友之名以直言不諱何其諄也觀允之言曰我所以不受東宮指導者恐負程黑子是幸而有程黑子之事以成允直言不欺君之名使不然者將遂從指導于東宮以欺罔其君而弗顧邪甚哉允之不得為直也

沈慶之諫北伐

鑑宋主欲伐魏徐湛之江湛王玄謨等並勸之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

慶之固陳不可
治國如治家

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宋主曰王師再屈
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永
浩汙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礪礪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
城館穀館舍也穀食也居其軍之館食其軍之穀也弔問也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
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禽美慶之又固陳不可宋主使徐
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
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宋主不從秋七月庚午
大起軍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
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七政反假
也使暫行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使王玄謨進圍滑
臺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之玄謨士眾甚盛器械精嚴時河洛
之民出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即就也言當就其來赴

者之長帥而以配私暱由是眾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冬十月乙丑魏

主渡河眾號百萬鞞部迷反鼓騎上小鼓也鞞俾也俾助鼓聲也之聲震動天地玄

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

綱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玄謨士眾疲老寇虜
已逼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
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
非良計也斌乃止斌欲守固礪礪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
城若虜眾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礪礪孤絕復作朱修之滑臺耳
會詔使至不聽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慶之曰閩外之事將軍得
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
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沈公乃更學問下官耳學也斌乃使王玄謨戍礪礪申坦垣護之據清口自將諸

節下有一范
增不能用
沈公乃更學
問
眾人不知耳

軍還歷城

戴溪曰兵家之用情狀萬變雖使良平處之亦未能灼見其利害而逆斷其成敗古者創業中興之君天下雖已平定必有老成宿將相與圖回廟堂彼於用兵皆身所涉歷故謀必中機會而動必收成功迨後世承平武事廢弛而天子左右前後率多不出都城坐取卿相之人往往耳未嘗聞金鼓目未嘗見旌旗兵之利害成敗何從知之邊陲卒有警急而資其發縱指示是猶訪織於奴問耕於婢豈不顛倒錯亂而失其所措哉

十一月魏主進至魯郡禽太守崔邪利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以太牢祠孔子

鑑宋弘農太守柳元景使薛安都等攻陝魏張是連提帥眾二萬

度嶠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眾大潰斬張是連提降者二千

餘人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王旗北指當令仁聲先路言有仁愛聲聞以為

前導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甲午克陝城進攻潼關據之關中

豪傑所在遙起皆來送款上以王玄謨敗退魏軍深入柳元景等

王旗當仁聲先路

不宜獨進皆召還

柳元景破敵成功

尹起莘曰王玄謨首建北伐之謀親將大眾望風退走柳元景保裨別將破敵成功宋主不能顯加賞戮此固佛狸之所望而侮者尚可與之校勝負哉

綱魏主攻彭城不克魏軍在蕭城在徐州蕭縣治北去彭城十餘里彭城

兵雖多而食少江夏王義恭欲棄歸長史張暢曰城中軍食雖寡

朝夕猶未窮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武陵王駿謂義

恭曰道民駿小字忝為城主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

也義恭乃止魏主至彭城使尚書李孝伯餽義恭且請見駿使張

暢開門出見之孝伯曰魏主不圍此城自帥軍直造瓜步山名在儀真縣

西飲江湖以療渴爾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

便為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

孝伯將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

張長史言不可異

虜馬飲江無天道

孝伯將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

始今為相識之

愛冀盪定有奇君還本朝今為相識之始

檀道濟豈使胡馬至此

魏王至彭城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郡邑皆望風奔潰已未魏軍至淮上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饑乏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然朕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

綱魏王以橐馳名馬餉宋主求和請婚宋主亦餉以珍饈異味魏主以其孫示使者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使還宋主召群臣議之眾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太子劭怒坐散劭又言於宋主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徐可以謝天

下宋主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爾因是太子與江徐不平

綱辛卯宋元嘉二十八年魏太平真君十二年正月宋主殺其弟義康

綱魏王攻盱眙宋將軍臧質拒之魏師退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宋主聞益嘉之二月魏師過彭城宋人追之不及

臧質使璞上露板沈璞歸功於臧質

春燕歸巢於林木

綱魏人凡破南兖徐豫冀青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稍同上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焚掠盡也春燕歸巢於林木無室可巢也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宋主每

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趨趨音雌退也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

孝孫之議有可尋
王錄事議不可奪

君子殺身成

王者無私故能容養

綱初魏王過彭城遣語城中曰食盡且去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入保參軍王孝孫曰百姓饑饉日久方春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耶虜若必來芟麥無晚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典籤董元嗣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義恭乃止

綱三月魏以盧度世為中書侍郎初魏中書學生盧度世坐崔浩事亡命匿高陽鄭罷家吏囚罷子掠治之罷戒其子曰君子殺身成仁雖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焚其體終不言而死後魏主赦度世以為中書侍郎度世為其弟娶鄭罷妹以報德

綱六月魏太子晃卒晃監國頗信任左右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不聽後東宮官屬多坐

死晃以為卒

王僧綽幼有大成之度

僧綽不以才能高人

綱宋以王僧綽為侍中僧綽曇首之子也幼有大成之度眾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思理練悉朝典為吏部郎諳悉人物舉拔咸得其分及為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宋主以其年少欲以後事託之朝政大小皆與參焉

鑑壬辰宋元嘉二十九年魏高宗中常侍宗愛弒其君壽尚書源

賀陸鹿勒兵誅愛奉皇孫濬即位改元興安濬景穆太子之子是為高宗文成皇帝

鑑宋主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遣蕭思話督張朮等向碻磈魯夔

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諸軍攻

碻磈累旬不拔張朮夜撤圍退士卒驚擾魏兵乘之死傷塗地遂

引兵還

綱宋尚書令何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在建康府西葛玄煉丹之地議者

議者

卷之十一

十七

隱士有迹無名
表淑錄隱士
真偽傳

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敦請數四。果起視事。表淑錄自古
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偽傳以嗤之。

綱宋太子劭始興王濬與吳興巫嚴道育共為巫蠱。琢玉為宋主
形像埋於含章殿前。事覺赦不誅。

綱癸巳宋元嘉三十年二月。宋太子劭弒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

表淑僕射徐湛之尚書江湛而自立。初宋主欲廢太子劭。先與王

僧綽謀之。綽曰。臣謂惟宜速斷。不可稽緩。願以義割恩。不爾便應

坦懷如初。不可使難生。慮表宋主曰。卿可謂能斷大事。議久不決。

與徐湛之屏人語。連日累夕。使湛之自美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

者。既而以其謀告潘淑妃。妃告濬。濬馳報劭。劭乃謀為逆。惟蕭斌

與之同。表淑切諫。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可罷劭。竟殺淑。今張

超之等入拔刀徑弒帝。並殺潘淑妃。及徐湛之。江湛等。濬時在西

僧綽能斷大
事
湛之秉燭繞
壁
表淑切諫

蕭斌婦人

川府聞臺內喧譟。王慶曰。宮內有變。凡在臣子。當拱袂赴難。憑城
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往見劭。劭遽即位。不敢臨喪。沈慶之密謂
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
外屈逼。必不為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

胡寅曰。晉之申生。宋之座秦。之扶蘊。漢之據晉。之適隋。之勇唐。
之瑛。弘賢等之被廢。殺皆以讒間猜忌。非有反逆之跡也。若元
凶劭。則反逆之跡形于手書。既與濬陳謝帝前。其暴著甚矣。非
有讒間猜忌之事也。御正殿。召公卿。以大義廢之。已不失為慈
父。劭濬得盡天年。不亦善乎。君親無將。其將已形。而不治蓄疑
敗謀。其疑已久。而不決置。東宮兵與羽林等。使其有官甲之勢。
以所謀語潘淑妃。不虞江羊之漏。是劭固欲弒而文帝固使之。
弒也。宋文美質。溫厚愛養。斯民然純。恃智力。糾持大業。不知經
訓。昧於父子君臣之道。禍發蕭牆。取笑千載。由是觀之。人君以
務學為急。不知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信哉。

人君以務學
為急
胡安國目為
腐儒

尹起莘曰。昔唐太子弘受春秋至楚世子商臣之事。廢書而嘆。
其官僚郭瑜請改讀禮。先正胡公安國傳春秋至此。目之為腐
儒。以為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
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聖人書
此。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
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弘而聞此。必懔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

不學而明於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拂旨而見醜矣綱目書之與商臣之事如出一轍蓋欲使後世推本所由而致謹於首惡之義以爲人君父者之戒爾若夫弑父與君之賊其惡固自不待貶絕而後見也又奚以贅及爲哉吁

蘇轍曰文帝恭勤政事侃侃忘疲性存儉約不事侈靡加以在位日久綱維條舉條禁明密四境晏然戶口蕃息政平訟理惜乎以萬里長城之人不免死於讒間之口而又不量其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漢及其末路狐疑不決卒成子禍豈非文有餘武不足耶

綱三月宋劭殺其吏部尚書王僧綽劭料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

書疏得王僧綽所啓饗士并前代故事收殺之僧綽弟僧虔爲司

徒屬所親咸勸之逃僧虔王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

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劭

因誣比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殺之

尹起莘曰僧綽力請宋文速斷而宋文不能從若僧綽亦可謂忠於謀國者矣然劭既爲逆僧綽自當引身而去固不可以其不知所謀而隱忍就職萬一不幸死於賊手則必安於義命亦足見君弑死於其難矣均之死也不死於臨難之初而死於受

王僧虔苦不見及
同歸猶羽化
僧綽忠於謀國

僧綽不得與
袁淑江徐同

職之後故不得與袁淑江徐同科豈不深可惜哉

鑑夏四月武陵王駿舉兵討劭

綱初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弑駿慶之求見駿懼辭以疾慶之突

入以劭書示駿駿泣求入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

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駿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

軍慶之即命內外勒兵主簿顏竣延之子也謂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

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

以徇衆駿令竣拜謝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

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為神兵駿戒嚴誓衆至潯陽命竣

移檄四方州郡響應隨王誕將受劭命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

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銳唱大義於天下誰不響應

豈可使殿下逆受僞寵乎琛曰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爲

家國安危在將軍

君但當知筆札事人以爲神兵

沈正說顧琛

貴臣不如賤士

峻尚不顧老臣

王僧達必來赴義

晚也。正曰：弑逆冤醜，義不同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耶？馮衍有曰：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况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共入說，誕從之。遣劉季之將兵向建康。誕為後繼，劭遣兵拒之，大敗。駿發潯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檄至建康，劭以示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峻之筆也。劭曰：何至於此？延之曰：峻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厚撫魯秀等，悉以軍事委之。宣城太守王僧達弘之子也得檄，不知所從。客說之，乃自候道南奔。駿即以為長史。駿初發潯陽，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曰：吾見其在先帝時，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柳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為壘。劭使蕭斌等分統水陸精兵萬人，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

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盡遣出闕，劭兵垂克。魯秀擊退鼓，劭眾遽止。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劭眾大潰，劭更帥餘眾自來攻壘，復大破之。殺傷過前，劭僅以身免。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為而哭？質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群臣勸進，駿遂即帝位於新亭。斬劭濬及蕭斌等。袁淑、徐湛之等各封贈。

宋復以何尚之為尚書令

綱：宋復以何尚之為尚書令。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司空。子偃為侍中，及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躬親洒掃也黃閣。宋主特宥之，復以為尚書令。偃為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

綱：秋七月朔日食。宋主詔求直言，省細作，并尚方彫文塗飾，貴戚競利，悉皆禁絕。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侍中謝朓上書忤旨，朗自解去職。莊弘微之子也。

世祖孝武帝

名駿字休隆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起兵誅太子劭遂即位在位十一年壽三十五葬景寧陵

綱甲午

宋世祖孝建元年魏興光元年

宋立子子業為太子

綱二月宋江州刺史臧質以南郡王義宣舉兵反復宋主遣兵討質誅之

綱宋以朱修之為荊州刺史劉義宣伏誅初義宣敗歸竺超民備

羽儀迎之及修之殺義宣并誅超民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尚之言

賊既遁去一夫可禽若超民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

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也乃原之

綱乙未

宋孝建二年魏太安元年

春宋鎮北大將軍沈慶之罷就第慶之請老

表數十上詔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復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

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

綱丙申

宋孝建三年魏太安二年

二月宋以宗慤為豫州刺史故事府州部內

沈公不效何公微足觀過知仁

得一州如斗大宗慤不與典籤共臨

論事皆籤前直叙所論之事置典籤以主之宋諸皇子為方鎮者多幼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至是雖長王臨藩素族出鎮皆以典籤出納教命刺史不得專其職及慤為豫州吳喜為典籤每多違執慤天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止

綱十一月魏以源賀為冀州刺史賀上言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

疆場之間猶須防戍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賊盜及過誤應入

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魏主從之久之謂群臣曰吾用賀言一

歲所活不少增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會人告賀謀反

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為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

右曰以賀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慎哉

綱十二月宋金紫大夫顏延之卒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

源賀所活不少源賀竭誠事國

布衣茅屋蕭

然

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笨車

笨音奔去聲竹輿也

逢竣凶薄出

平生不喜見儀衛

也

即屏在道側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

權貴也

今不幸見

無令後人笑汝拙

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佚如此其能久乎竣丁憂踰月起為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竟為宋主所殺

綱丁酉

宋大明元年魏太安三年

秋七月宋并雍州為一郡從刺史王玄謨之言也郡縣流民不願屬籍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宗疆群從多為雍部二千石乘聲欲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眾惑馳使啓上具陳本末宋主遣主書具喜撫慰之且報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君臣之際足以相保卿復為笑伸卿頭耳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故宋主以此戲之

為笑伸卿眉與

妄笑故宋主以此戲之

綱戊戌

宋大明二年魏太安四年

二月魏以高允為中書令允好切諫事有不

高允真忠臣二十七年不徙官

高允不過為郎

高允豈屋布被

便允輒求見屏人極論時有上事為激訐者魏主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眾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此豈忠臣所為乎如高允者乃真忠臣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魏主謂群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以求官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國家數十年為益不少不過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魏主即日至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緇袍厨中鹽菜而已魏主歎息賜以帛粟拜其子說為郡

呼為令公而不名

四十年未見喜愠

乃知古人為不誣

推高生一代所

高允矯矯風節

高子獨升階長揖

管仲致慟於鮑叔

守允固辭不許魏主重之常呼為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前史稱

卓子康卓茂劉文饒劉寬之為人褊狹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遊處

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為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

外柔順其言呐呐不能出口昔崔司徒浩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

代所推所之者矯矯風節風調節操也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

指臨責聲嘶股栗殆不能言高允獨敷陳事理辭義清辯人主為

之動容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用事威振四海王公趨庭望拜

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

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

綱夏六月宋以謝莊顧覲之為吏部尚書宋主不欲權在臣下分

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謝莊顧覲之為之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

重其後用人漸輕宋主欲重其選乃用當世名士孔顛王或為之

侍中蔡興宗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為輕

重人心豈可變邪後竟如其言興宗廟之子也

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尚矣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於王庭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五府舉為掾屬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眾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周况今萬品千群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干進務得無復廉恥之風謹厚之操官邪國敗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欲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况後之人哉孝武雖分曹為兩不能反之於周漢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綱秋八月宋殺其尚書令主僧達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音鐵

不拘宋主初立擢為僕射自負才地一二年間即望宰相既而下

遷再被彈削僧達恥然所上表奏辭旨抑揚又好非議時政宋主

已積憤路太后兄子嘗詣僧達升其榻僧達令兒棄之太后大怒

固邀宋主令必殺僧達會高閹及宋主因誣僧達與閹通謀賜死

蹈道則為君子

沈約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釣為周師傳說去版築為殷相胡廣累世農

九品論人才
優劣

士庶之科較
然有辨
德義可尊無
擇負取

三人門外成
市

顧覲之獨不
降意

顧覲之風節
太峻

觀之著定命
論

夫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為二途也
魏立九品蓋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隨時俯
仰憑藉世資用相陵駕因此相沿遂為成法周漢之道以智役
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矣
裴子野曰古者德義可尊無擇負取苟非其人何取世族自晉
以來其流稍改草澤奇士猶頭清塗降及季年專限閥閱以謝
靈運王僧達之才華輕躁使生自寒宗猶將覆折重以怙其庇
陰召禍宜哉

綱冬十月宋以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為中書舍人三人權重當

時門外成市顧覲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太峻

覲之曰幸毘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訂義劉放孫資見

大臣莫不交好幸毘不與交子敬諫曰劉孫用事大人宜少降意

毘正色曰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耳大丈夫欲為公

而毀其節耶覲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

而聞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綱已亥宋大明三年夏四月宋竟陵王誕反廣陵宋主遣兵討之

誕知宋主意忌之因魏人入寇修城治仗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

志請假先還建康宋主以為中書侍郎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

有盡有人人所應無盡無者其唯江智淵乎俄而事覺宋主令有司

奏請收付廷尉詔貶爵為侯遣之國使垣朗與戴明寶襲之明寶

夜報誕與載蔣成使為內應誕聞之斬成擊朗殺之詔沈慶之將

兵討誕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之曠斬其

使誕遂滅曠家先是誕誑眾云宗慤助我慤至繞城躍馬呼曰我

宗慤也誕見軍盛棄城北走誕眾皆不欲去乃復還築壇歃血以

劉琨之為參軍遵考之子也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不敢承命

誕因而殺之慶之值久雨不得攻城宋主令有司奏免慶之官詔

勿問以激之初誕參軍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之及兵屢敗或勸

弼出降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
背唯當以死明心耳飲藥自殺參軍何康之等謀開門納官軍不

人所應有盡

有江智淵盡有
盡無

宗慤繞城躍
馬

問賀弼何康
之范義人品
何如

蔡興宗死故友

果斬關出降。誕為高樓。置康之母於其上。暴露之。不與食。母呼康之數日而死。范義為誕左司馬。或勸其行。義曰：子不可以棄母。更不可以反君。必若康之而活。吾弗為也。沈慶之帥眾攻城。克之。誕走。追及斬之。母妻皆自殺。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歸豫章。宋主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宋主有慙色。

師伯擲盧欵子

綱 唐子宋大明四年冬十月。宋以顏師伯為侍中。師伯以諂佞被親任。群臣莫及。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宋主嘗與之博。宋主擲得雉。自謂必勝。師伯次擲得盧。宋主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是日一輸百萬。

六出為瑞

綱 辛丑宋大明五年春正月。雪。宋以正旦朝賀。雪落。太宰義恭衣有六出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義恭奏以為瑞。宋主悅。義恭以宋主猜暴。

懼不自容。每卑辭遜色。曲意祗奉。由是終宋主之世。義恭得免於禍。

綱 宋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襄陽為其下所殺。宋主自即位以來。抑黜諸弟。既克廣陵。欲更峻其科。沈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為美談。陛下既明。當察之。誅。願崇唐魏之寄。及襄陽平。太宰義恭希旨。復請裁抑諸王。不使任邊州。及悉輸器甲。禁絕賓客。懷文固諫乃止。

謝莊欲效到君章

綱 宋主畋遊無度。嘗出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祭信刻木合符。日祭吏執。或虜執不奉旨。須墨敕乃開。宋主曰：卿欲效到君章邪？

須神筆乃敢開門

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綱 秋九月。宋司空沈慶之罷。就第。慶之目不知書。家素富。產業累

沈慶之徙居婁湖

萬金一夕徙居婁湖在應天府東南以宅輸官非朝賀不出門車馬率素從者不過三五人遇之者不知其三公也

君一心可事百

綱冬十月宋以新安王子鸞為南徐州刺史初巴陵王休若為北徐州以張岱為參軍行府州國事後歷臨海豫章晉安三府與龔主帥共事事舉而情不相失或問其故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及是子鸞復以岱為別駕行事

顧法對策

綱壬寅宋大明六年魏和平三年宋策孝秀才中堂楊州秀才漢取士有孝廉秀才二等自唐及今雖進士猶以秀才為號顧法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躬化易於

風躬化易於上

上風體訓速於草偃上惡其諒投策於地

綱二月宋殺其廣陵太守沈懷文懷文素與顏竣周朗善數以直諫忤旨宋主謂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嘗出射雉風雨

戲恐不宜有此

驟至懷文與王彧江智淵約相與諫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或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言宋主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耶宋主每燕集在坐者皆令沈醉嘲謔無度懷文素不飲又不好戲嘲宋主謂故欲異已出為廣陵太守竟殺之

此上不容有懷字

綱癸卯宋大明七年魏和平四年正月宋吏部郎江智淵卒宋主嘗使智淵以王僧朗戲其子彧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宋主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淵之父也智淵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又議殷淑儀謚曰懷宋主以為不盡美銜之他日至妃墓指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益懼竟以憂卒

綱夏宋以蔡興宗表淑之兄為吏部尚書宋主好狎侮群臣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為老傖僕射劉秀之為老慳顧師伯為參魚寒反其餘短長肥瘦各有稱目又寵一崑崙奴形長色黑也令以

杖擊群臣。惟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媒議曹郎王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謂興宗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蔡尚書今日能負荷讀書七行俱下

鑑宋主為人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華敏，省讀書奏，能七行俱下。又善騎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已來，宮室草創，宋興無所增改。至是始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綉，侍中袁覲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以牀頭有土障葛燈籠麻繩拂也宋主曰：「田舍公得此已為過矣。」

表觀盛稱高祖儉素田舍公得此為過

綱甲辰宋大明八年魏和平五年夏閏五月，宋主駿殂。太子子業即位，年十六。蔡興宗奉璽綬，太子受之，敖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蘓轍曰：孝武勦除逆亂，師直而壯，成功固宜。即位未幾，沉湎于酒，荒淫于色，貪冒于貨，朝狎公卿，誅仇諫士，大興宮室，盡賞嬖幸，帑藏空虛，迹其無道，桓靈不若，得保首領，以沒於牖下，蓋亦幸矣。求欲末有其國，尚可得乎？身沒未幾，嗣子殲滅，宜矣。

綱八月，宋太后王氏殂。太后疾篤，使呼宋主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太宗明帝

名彧，字休景，文帝第十一子。初封湘東王，及廢帝被誅，大臣迎彧立之。在位七年，崩，壽三十四。葬高寧陵。

綱乙巳

宋主子業嘉景元年，太宗泰始元年，魏和平六年。春，宋鑄二銖錢。

鑑夏五月，魏主殂。初，魏世祖經營四方，國頗虛耗，重以內難，朝野

楚楚。淒愴苦楚也

高宗嗣之，與時消息，靜以鎮之，懷集中外，民心復安。

太子弘即位。

是為顯祖，時年十二。馮太后臨朝稱制。

綱八月，宋主子業殺其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僕射顏師伯。子業幼而狷暴，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法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子業欲有所為，法興輒抑制之，不能平。遂賜法興死。諸大臣始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子業，立義恭。日夜聚謀而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發其事。子業自帥兵殺

義恭并其四子。召元景以兵隨之。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既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子弟諸姪，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并其六子。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

綱宋以袁顓為雍州刺史，蔡興宗為吏部尚書。顓始為子業所寵任，俄而失指，待遇頓衰。顓懼，求出其舅興宗，謂曰：「襄陽星惡，何可往？」顓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惟願生出虎口耳。天道遼遠，何必皆驗。朝廷以興宗為臨海王子項長史，行府州事，興宗辭不行。顓曰：「今得間不去，後復求出，豈可得耶？」興宗曰：「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

鑑九月，宋沈慶之復啓聽民私鑄錢，由是錢貨亂敗，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鵞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緹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賈不行。

綱十一月，宋主殺其太尉沈慶之。初，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昵於子業。數盡言規諫，子業浸不悅。慶之懼禍，杜門不接賓客。嘗遣左右范美至蔡興宗所，興宗使謂曰：「公閉門絕客，避悠悠請託者耳。興宗非有求於公者也，何為見拒？慶之使美邀興宗，興宗往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皆盡率德改行，無可復望。今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所瞻賴者，亦在公一人而已。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惶惶，人懷危怖，指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敗，豈惟日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僕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詳思其計。」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青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弟子也，將之鎮帥部。

興宗非有求於公
百姓瞻賴在公一人
威名天下所服
此事非僕所能行
事至當抱忠以沒

至固當抱忠以沒耳。青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弟子也，將之鎮帥部。

曲屯白下。城名在應天府西北。亦說慶之。因此衆力圖之。再三言之。至於流

涕。慶之終不從。及子業誅。何邁量慶之。必入諫。先閉青溪。在應天府有七

橋。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進而還。子業乃使沈攸之賜藥。慶

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拚殺之時。年八十。詐言病薨。贈恤甚厚。主玄

謨數流涕諫。子業以刑殺過差。子業大怒。玄謨宿將有威名。道路

訛言云。已見誅。蔡興宗謂其典籤包法榮曰。領軍殊當憂懼。法榮

曰。領軍比日殆不復食。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為方畧。那得坐待禍

至。因使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使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

君言耳。將軍劉道隆專典禁兵。興宗嘗與俱。從夜出。謂曰。劉君比

日思一閑馬。道隆解其意。指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

綱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尋陽。初宋主子業使左右朱景

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邁聞之。馳

告長史鄧琬。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

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效。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

夫。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與群公卿士廢昏立明耳。遂稱子勛

教。令所部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主帥潘欣之宣旨。諭

之。四座未對。參軍陶亮首請效死。前驅衆皆奉旨。乃以亮為諮議

中兵。總統軍事。出頓大雷。移檄遠近。

鑑宋主子業殘暴。日甚。宗室百官濫被誅殺。壽寂之弒之。迎湘東

王彧即位。罷二銖錢。禁鵞眼。緹環錢。餘皆通用。

綱丙午。永泰始二年。魏顯祖獻文帝弘天安元年。春正月。宋遣建安王休仁討子勛于

江州。子勛遂稱帝。徐豫青冀湘廣梁益州皆舉兵應之。宋主謀於

群臣。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

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

玄謨宿將有威名

此亦未易可行

比日思一閑

馬蔡公勿多言

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矣。願陛下勿憂。建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琰初以家在建康。未許。後不得已而從之。宋主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爲之奈何。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然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之言耳。羊祐言吳平之後。當勞聖慮。宋主知琰附尋陽。非本意。乃厚撫其家以招之。

尹起莘曰。子勛前書舉兵者。子業無道。故子勛不以反書。既不書。反又胡爲以討江州書之乎。夫國君不可無一。亦不可有二。湘東旣繼大統。則社稷已有奉人民。已有主矣。子勛得其所。記便當返旆還州。告諭諸郡。以國已有君之意。如是。則宗廟重安。境內無虞。豈不休哉。不是之思。遂乃正號稱尊。則是志在爭帝。非復前此避禍之意也。綱目原情定罪。直書曰。討然後宋師可舉。各義正矣。

綱宋兖州刺史殷孝祖帥兵赴建康。時內外憂危。咸欲犇散。孝祖忽至。所領皆僉楚壯士。人情大安。

綱二月。宋臺軍克義興。晉陵吳興。吳郡會稽。殿中御史吳喜請於宋主。願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宋主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未嘗爲將。不可遣。中書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勇決習戰。若能任之。必有成績。乃遣之。喜性寬厚。數使東吳人並懷之。及聞其來。皆望風降散。

綱三月。宋臺軍敗于赭圻。殷孝祖死。沈攸之代將擊尋陽軍。大破之。初。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與賊交鋒。而自標若此。若以十人射之。欲不斃得乎。及攻赭圻。孝祖果中流矢而死。人情震駭。並謂攸之當代爲統督。時休仁遣江方興等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旣死。明日不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已下。軍政不一致。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主詣方興。

殷統軍可謂死將

曰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不捷則大事去矣諸人或謂吾應為
統自卜懦弱幹畧不如卿今輒相推但當相與戮力耳方興甚說
許諾明日方與帥諸軍進戰大破南軍拔胡白二城詔以攸之督
前鋒軍中食盡休仁撫循將士均其豐儉弔死問傷身親隱恤故
十萬之衆莫有離心四月攸之帥諸軍圍赭圻拔之

綱八月宋臺軍克江州殺子勛傳首建康時年十一子業之世衣
冠懼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不一存衆乃服蔡興宗之先
見

蔡興宗先見

鑑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汝南太守常珍奇等初應子勛並遣使乞降宋
主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乃命張永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安
都安都聞大兵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珍奇亦以懸瓠汝寧府降
魏皆請兵自救魏遣尉元等救彭城

綱宋立子昱為太子宋主無子嘗以宮人陳氏賜嬖人李道兒已
復迎還生昱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之宮中生男則殺其母而
使寵姬母之

鑑丁未宋泰始三年魏皇興元年宋張永等棄城夜遁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

其後大破永等於吕梁山名在徐州城南下有二洪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屍六
十餘里永與沈攸之僅以身免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
地

裴子野曰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而能開誠布款以致
平定既乃賈其餘勇師出無名而長淮以北倏忽為戎矣若以
向之虛懷不矜不伐則二叛奚為而起哉

綱宋主復遣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
以為不可宋主怒彊遣之而使行徐州事遣蕭道成鎮淮陰道成
收養豪俊賓客始盛

沈攸之固執
以為不可
蕭道成收養
豪俊

甲胃生蟻

綱巴西宋泰始五年春正月魏拔宋青州執其刺史沈文秀文秀

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胃生蟻無

離叛之志至是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持節坐齋內魏

人執之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

曜還其衣為設饌鎖送平城魏王重其不屈拜都下大夫於是青

冀之地盡入於魏矣

沈文秀守節不屈

綱十二月宋以桂陽王休範為揚州刺史宋司徒揚州刺史建安

王休仁與宋主素相友愛景和之世宋主賴其力以脫禍及泰始

初四方兵起休仁親當矢石克成大功任總百揆親寄其隆由是

朝野輻輳宋主不悅休仁悟其旨表解揚州宋主以休範代之

綱庚戌宋泰始六年夏六月宋以王景文為僕射揚州刺史宋主

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王后以扇障面上怒曰外舍寒乞今其

為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且多豈有姑姊妹集而以此

為笑乎外舍之樂雅異於此上大怒遣后起后兄景文聞之曰后

在家劣弱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今段遂能剛正

鑑宋以南兖州刺史蕭道成為黃門侍郎尋復本任道成在軍中

久民間或言其有異相宋主疑之徵為黃門侍郎道成懼不欲內

遷而無計得留參軍荀伯玉教其遣數十騎入魏境魏果遣遊騎

行境上道成以聞宋主乃使道成復本任

綱辛亥宋泰始七年魏高祖孝文帝拓跋弘延興元年初宋主為諸王寬和有令譽獨為

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寬宥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

晚年更猜虐好鬼神多忌諱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第晉

平王休祐剛狠數忤旨宋主積不能平因其從出射淮陰遣壽寂

之等拉殺之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貴相宋主召為南徐刺史

休若憂懼將佐亦謂還朝必不免禍參軍王敬先曰荊州帶甲十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劍邸第使臣妾飲泣而不敢壅乎休若以白宋主而誅之

綱晉平刺王既死休仁益不自安宋主亦病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鋤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得久乎宋主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更欵狎艱難之中勲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勝

綱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宋主以休若和厚能得物情恐其將來傾奪幼王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乃手書召之使赴七月七日宴及至賜死而以桂陽王休範刺江州時宋主諸弟俱盡唯休範以人材凡劣不見忌故得全

太宗迷在原
之天屬

沈約曰太祖之於義康以阿訓之微行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枝不待顧慮既而幼主孤立神器傾移獲霜堅冰其所由來遠矣

裴子野曰太宗保字螟蛉剽拉同氣既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宋德告終非天廢也夫危亡之君未嘗不先棄本枝姬照旁孽推誠嬖狎疾惡父兄前乘覆車後來併轡借使叔仲有國猶不失配天而他人入室將七廟絕祀曾是莫懷其心翦落晉武背文明之託而覆中州者賈后太祖棄初寧之誓而登合殿者元凶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

綱宋以袁粲為尚書令褚淵為僕射初宋主在藩與褚淵相善既即位深委仗之及寢疾淵守吳郡急召入見宋主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著黃襪耳黃襪者乳母服也因與淵謀誅休仁淵以為不可宋主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計事淵懼而從命

鑑宋以淮陰為北交州徵蕭道成入朝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徵道成曰主上自以太子稚弱剪除諸弟何預他人今唯應速發淹留顧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

召卿著黃襪

蕭道成速發
入朝

將興方與卿等戮力併力也爾既至拜散騎常侍

鑑魏主弘聰虜虜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黃帝老子也浮屠釋氏也之學

魏主有遺世之心

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乃奉皇帝

聖綬傳位於太子宏生五年矣太子即位是為高祖改元延興宏

幼有至性顯祖病癰親吮之及受禪悲泣不自勝顯祖問其故對

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群臣奏曰今皇帝幼冲萬機大政猶宜陛

下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顯祖從之上皇徙居崇光宮在大同府

內西國之大事咸以奏聞

尹起莘曰古人兢兢業業一日萬幾豈固厭逸樂而好勤勞哉所居天位所治天職祖宗基業之付託海宇民物之歸仰宵衣旰食猶懼弗勝烏有尊居人上而厭棄塵勞者哉必若清虛恬淡盍亦擇賢而用委任責成總其大綱猶或庶幾况嗣子方穉乃欲委而去之何耶異時鴆毒潛行其身不保亦以大權去手莫能致詰故爾尚誰咎哉雖然魏主屏去聲色超然物外其與奢侈縱欲相去何止什百然而不享喬松之壽反貽覆身之禍然則浮屠黃老之學果何益哉噫

綱宋主以故第為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還宋主

此是我大功德

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有

姓賣兒貼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塔也何功德

之有宋主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宋主基品甚拙而每與

第一品王抗對突抗給曰皇帝飛基臣不能斷宋主終不悟好之

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冊朱非人王所宜好也宋主怒甚以其舊

臣優容之

綱壬子宋泰豫元年春二月宋殺其揚州刺史江安侯王景文景

景文神色不變局竟斂子納

文常以盛滿為憂屢辭位宋主不許詔報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

為耳夫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矣至

是慮晏駕後皇后臨朝景文或有異圖遣使賫手敕并藥賜死景

明帝不知人
景文處死不
亂
景文愈於道
成

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乃作墨啓致謝飲藥而卒

蕪轍曰死生亦大矣而景文安之豈貪權竊國者乎明帝可謂不知人者矣
尹起莘曰景文處死不亂如此若昇以託孤之任豈不愈於道成乃反疑而殺之何邪

綱夏四月宋主彧殂太子昱立時年方十歲宋主病篤以桂陽王休範褚淵袁粲等受顧命淵素與蕭道成善薦之詔以為右衛將軍共掌機事粲等秉政承奢侈之後務農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

蕪轍曰明帝頗好文義舊臣才學之士多見拔擢然猜疑畏忌言語文字有敗亂凶喪疑似之語失迴避者犯即加戮而又保字螟蛉勸拉同氣以神器之重付之李氏之子作宋史者當於明帝之朝直書劉氏之宗絕斯實錄也

蒼梧王名昱字德融明帝長子定嬖人李道兒之子也在位五年為蕭道成弑之壽十五

綱癸丑宋元徽元年魏延興三年宋尚書令袁粲以母喪去職詔以衛軍將軍攝職粲辭

綱甲寅宋元徽二年魏延興四年夏五月宋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攻

建康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內外戒嚴蕭道成遂出屯新亭遣陳顯達等將兵入衛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昔受先帝付託不能綏靖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於是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斬之進克東府餘黨悉平

綱六月宋以蕭道成為中領軍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

綱魏詔曰下民兇戾不顧親戚一人為惡殃及闔門朕為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於是始罷門房之誅

鑑魏太上勤於為治賞罰嚴明慎擇牧守進廉退貪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鞫或因繫積年群臣多以為言太上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令卒而濫乎夫人憂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周之為獄名

四貴

三

福堂朕時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爾。

綱九月宋以袁粲為中書監領司徒褚淵為尚書令劉秉為丹陽

尹粲固辭求反居墓所不許淵以褚澄為吳郡司徒長史蕭惠明

言於朝曰褚澄開門納賊更為股肱大郡王蘊力戰幾死棄而不

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淵甚慙乃以蘊為湘州刺史。

袁粲得進退之權

劉友益曰粲以母喪去職以國難入赴於是又固求反墓不許而後受之可謂得進退之權矣

綱冬十一月宋主冠宋主昱自以李道兒之子故每微行自稱李

將軍常着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或夜宿客店或晝卧道傍

排突廝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

綱乙卯宋元徽二年魏延興五年春三月宋以張敬兒都督雍梁二州軍事敬

兒請為雍州蕭道成以其人位俱輕不許敬兒曰沈攸之在荊州

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制之恐非公之利也道成乃以敬兒鎮襄

陽攸之恐其襲已陰為之備敬兒既至奉事攸之甚至攸之以為

誠然敬兒由是得其事迹皆密白道成。

順帝名準字仲謨明帝第三子初封安成王及蒼梧王被弒蕭道成迎而立之在位三年復為道成所弒壽十四葬遂寧陵而

宋亡矣

綱丁巳宋昇明元年魏太和元年七月宋中領軍蕭道成弒其主昱而立安成

王准自為司空錄尚書事時宋主昱自京口既平驕恣尤甚嘗忌

蕭道成威名欲殺之昱嘗直入領軍府道成晝卧裸袒昱令起立

畫腹為的引滿將射之道成斂板曰老臣無罪乃更以飽音飽骨鏃箭不

中臍投弓大笑

能傷人箭射中其臍投弓大笑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

曰王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李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

全地淵默然道成命王敬則陰結昱左右楊玉夫等使伺機便會

昱乘露車晚至新安寺偷狗飲酒醉還乃使玉夫弒昱道成以太

功成終無全地

天下事皆應
關蕭公
非蕭公無以
了此

后令召諸大臣入議王敬則拔刃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
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刃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乃下議迎立
安成今河南信陽州王準以太后令追廢皇為蒼梧今廣西梧州王安成王準
即位時年十一以道成為司空錄尚書事劉秉為尚書令袁粲鎮
石頭粲性冲靜每有朝命常固辭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蕭道成
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即日受命

春秋何不以
是恕盾

尹起莘曰大臣當國幼主昏狂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必不
可輔則繼之以死爾若養成其惡從而殞之又因以為利則志
在篡奪而已昔趙盾以亡不越境友不討賊之故躬受大惡之
名今道成於王夫輩不惟不能討又從而爵賞之罪益明矣若
謂道成亦迫於畏死則鉏麇之賊嗾犬之難春秋何不以是而
恕盾乎

宋荆襄都督沈攸之舉兵江陵討蕭道成初攸之與蕭道成同
直殿省相善至是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日專制朝權心不平
謂元琰曰吾寧為王陵死不為賈充生又遺道成書曰足下既有

沈攸之不敢
捐包胥之節

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攸之起兵道成世子贖行至潯陽
眾欲倍道趨建康贖曰潯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留屯溢口內藩
朝廷外援復口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城
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不可以小事
難之苟眾心齊一江山皆城隍也贖乃奉晉熙王燮鎮溢口道成
聞之喜曰真我子也

江山皆城隍

真我子

一木不能止
一厦之崩

宋中書監袁粲尚書令劉秉謀誅蕭道成不克而死初粲與秉
謀誅道成謀既定粲以告褚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遣戴僧靜等
攻粲秉踰城石頭城也走粲下城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一厦
之崩但以名義至此僧靜踰城獨進最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斫之
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之
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秉父子亦為追者所

袁粲忠臣孝
子

袁粲門無雜賓

袁景倩民望國華

景倩蹈匹夫之節

景倩無棟梁之具

袁粲勁氣峻節

袁粲比王陵王名

凜然有古豪傑風

景倩名義士

殺粲簡淡平素無經世材好飲酒善吟諷身居劇任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閑居高卧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

裴子野曰袁景倩民望國華受付託之重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處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輕三才特換區區斗城之裏出萬死而不辭蓋踰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
方孝孺曰袁粲拒蕭道成不結諸將而謀誅之勁氣峻節可比漢王陵王允凜然有古豪傑風視褚淵輩直狐鼠耳其計之失在乎知人不審而以謀語淵乃淵負粲而敗非粲負社稷也使天未遽亡宋斬道成而夷其黨於粲何有哉其不能成功者特以威權去已道成之勢已盛而非粲過也沈約不明其本心謂粲不肯當事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此何足罪粲乎
王世貞曰景倩抗節死于石頭誠名義士也其才固不足言雖然凡其所以後之不能振者皆其獲全於猜暴者也當泰始之初湘東之伎益甚以建安之勛親王景文之懿密而皆不免景倩苟自強勵為援接而收物情當其時亦且伏金罍之賜矣觀景文表解揚州湘東報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之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世今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為令居之不疑人情向粲澹然亦復不改此乃粲之所以為全者也凡始之所以全皆其後之所以不振者也

袁粲不如袁

成敗在德不在眾寡

五勝五敗

問江淹論五勝五敗其說何如

雖然居上宰之位當毋憂則解職不以勢奪情聞桂陽之變則扶曳入殿墨胄策騎不以私奪公承蒼梧之難則出鎮東府陰謀討賊不以身奪節至於臣死忠子死孝為粲者亦可以無愧矣蓋其伯父淑嘗事逆劾於東宮弒逆之夕以不從見殺贈太尉謚忠憲天下歸其節而至於粲沈約裴子野乃獨施異議夫粲不死不失作謝朓而淑不死乃作蕭斌淑之死寧能如粲哉
綱宋以楊運長為宣城太守運長既出守於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

綱宋蕭道成謂叅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眾寡公雄武有奇略寬容而仁恕賢能畢力民望所歸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有威而無恩士卒解體縉紳不懷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為我獲必矣行南徐州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包藏禍心遲回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備決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

此籠中之鳥

籠中之鳥也

臧寅不幸成而棄敗

綱戊午宋昇明二年春正月宋沈攸之軍潰走而縊死軍遂大散

諸將皆走臧寅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為也乃投水死初荆

州參軍邊榮為府錄事所辱攸之為榮鞭殺錄事及敬兒將至榮

為留府司馬或說之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如此一朝緩急便易本

心吾不能也城潰軍士執以見敬兒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

見留守城不忍委去本不祈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

之榮笑而去榮客程邕之抱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其死乞先

見殺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乃先殺邕之而後及榮

鑑宋蕭道成假黃鉞出頓新亭自為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

綱九月宋蕭道成自為太傅揚州牧加殊禮道成欲傾宋室夜召

長史謝朓音屏人與語久之朓無言道成慮朓難提燭小兒取燭

謝朓無言

程邕之不忍見邊榮之死

遣出朓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王儉知其旨他日請間言曰功高

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

神彩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難吐何陽拒之深也公

宜絕禮群后微示變革然當先令褚公知之即倡義加太傅假黃

鉞道成謂所親任遐曰褚公不從奈何遐曰淵彦回字惜身保妻子

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淵果無違異

綱己未宋昇明二年春正月宋以謝朓為侍中道成以朓有重名

欲引參佐命以為左長史嘗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

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朓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終身

北面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

綱三月宋蕭道成自為相國封齊公加九錫夏四月進爵為王

文帝有人君之美

沈約曰文帝負宸南面實有人君之美經國之義雖弘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照不窺古本無卓爾之資徒見昆弟之義深未識

彦回非有奇才異節

方之馮異非知機

亦當三讓彌高

君臣之禮異以此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離而未悟致以陵逼之愆遂成戚親之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明帝猜忌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支碩不待慮既而本根莫庇幼主孤立下無磐石之託上有累卵之危方復藏璽懷綬魚服忘反危冠短制疋馬孤征以至覆亡理固然矣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夫豈一夕何止區區汝陰揖讓而已歷年圖曰晉氏渡江以來君弱臣疆禍亂相繼至于元興而桓氏篡位高祖首倡大義糾合同志起於草萊之間奮臂一呼凶黨瓦解遂集靈寶之首奉迎乘輿再興王室厥功已不細矣既而治兵誓衆經營四方揚旗東征廣固橫潰卷甲南趨盧循殄滅偏師西上譙縱授首銳卒北驅姚弘面縛遂汛掃伊洛修奉園陵震驚瓊裘之心發舒華夏之氣南國之盛未有盛於斯時者也然區宇未一躋於天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惜哉文帝勤於爲治子惠庶民足爲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代馬飲於江津及其末路狐疑不決卒成子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耶夫以孝武之驕淫明帝之猜忌得保首領以沒於牖下幸矣其何後嗣之有哉

明帝承平良主

右宋八主合六十年

鑑綱三十一卷終

鼎鑿葉太史彙纂官板鑑綱卷之三十二

宋

夏縣

司馬光

通鑑

新安

朱熹

綱目

皇明

福唐

葉向高

彙纂

閩中

李京

訂義

建陽

劉朝箴

校梓

齊紀附北朝魏

太祖高帝

名道成字紹伯姓蕭氏漢蕭何二十四世孫初仕宋以功封齊公進爵齊王竟代宋在位四年崩壽五十四葬

泰安陵○帝姿表英異龍顏鐘聲鱗文遍體肩有赤誌如日月狀時久在軍中民間或言其有異相宋主雖疑

之而不

能殺也

○宋昇明三年齊太祖建元元年

夏四月宋主下詔禪位於

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入迎敬則啓譬令出宋主收淚謂曰

不知有何公事
齊自應有侍中

王琨攀車慟哭

裴顛掛冠

政在孝經

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宋主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璽綬。陽為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使朓稱疾。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乃以王儉為侍中。解璽綬禮畢。宋主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攀車慟哭曰：人以壽為懽。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兩泣。司空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宮。勸進齊王即皇帝位。奉宋主為汝陰王。築宮丹陽。置兵守衛。以褚淵為司徒。裴顛上表數主過惡。掛冠徑去。齊主殺之。太子贍請殺謝朓。齊主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於家。齊主問為政於參軍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以寬厚。

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謝朓能全乎

義

謝朓其愚不可及

謝朓賢于褚

王

褚淵將一家

物與一家

不當為一名

士

我作齊書已

竟

世族國華

褚王世臣筆

胃

尹起莘曰：褚淵王儉皆為宋大臣。王弱國危不能扶持。繼之以死。可也。願以世臣之華胄王室之懿親受權奸一時。嫗乳之恩。

雖危可安。循其覆轍。雖安亦危矣。齊王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五月齊主遂弒汝陰王滅其族。

方孝孺曰：謝朓才智非王彪之之比。然廢興之際能全乎義。孔子所謂其愚不可及者。殆朓類耶。愚詳考之。朓既廢於家。終適不仕可也。後復仕齊為侍中。又為郡守。又事梁為司徒。豈所謂秉節不貳耶。但即當日所處賢於褚淵王儉遠矣。

初褚淵從弟炤謂淵子贇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及為司徒。賀者滿座。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

齊褚淵王儉等進爵有差。處士何點戲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其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點尚之之孫也。淵儉母皆宋公主。故點云然。

尹起莘曰：褚淵王儉皆為宋大臣。王弱國危不能扶持。繼之以死。可也。願以世臣之華胄王室之懿親受權奸一時。嫗乳之恩。

忍將外王父之家國輸之崛起之人平日素所比肩者百拜稽首其心以為之臣僕曾無愧恥之心嗚呼斯人也曾狗彘之不

哉若

冬十月魏詔中書監高允議定律令允雖篤老志識不衰詔以允家貧養薄令樂部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朝脯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備几杖問以政治

綱庚申齊建元二年春二月魏梁郡王嘉與劉昶攻壽陽豫州刺史垣崇祖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文武皆以為勞而無益崇祖

是吾不陳之策

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禽矣守郭築堰是吾不陳之策也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魏人果攻小城崇祖有輿上城决堰下水魏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

綱齊檢定民籍宋季簿籍訛謬至是詔虞玩之等檢定玩之上表

以為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今欲求治取正必在勤明長令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從之

綱夏五月齊主又以建康居民舛雜多姦盜欲立符伍以相檢括王儉諫曰京師之地四方輻輳若必持符則事煩而理不曠謝安

不爾何以為京師

所謂不爾何以為京師也乃止

綱冬十月齊以何戢為吏部尚書齊主以戢資重欲加常侍褚淵曰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儉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遂

蟬冕不宜過多八座遂有三

有三蟬帖以驍游驍騎將軍足矣乃加戢驍騎將軍

障日寒士不遜

綱十二月齊以褚淵為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曹劉祥

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

袁劉袁粲劉秉也安得免寒士祥好文章性剛疎撰宋書譏斥禪代王

儉以聞徙廣州卒太子宴朝臣右衛率沈文季與淵語相失文季

怒曰淵自謂忠臣不知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太子笑曰沈率醉矣

綱辛酉齊建元三年魏太和五年春正月魏人侵齊淮陽圍軍主成買於甬城

齊遣將軍周盤龍等救之買力戰而死盤龍子奉叔以二百人陷

陳深入魏以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盤龍馳馬奮稍直突魏陳所

向披靡奉叔已出復入求盤龍父子兩騎縈擾魏數萬之眾莫敢

當者魏師敗退

鑑壬戌齊建元四年魏太和六年齊主殂太子贖立高帝沈深有大量博學能

文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冠上曰留此正長病源即命擊碎每曰

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蘇轍曰蕭道成屬劉宋傾危蒼梧暴虐百姓嗷嗷命懸朝夕當是時果有忠宋之心與袁粲等協謀廢黜異姓建立宗藩以隆宋祚為宋忠臣此上計也如其不然正蒼梧之偽冒明劉氏之已絕播告中外與天下放伐之然後王儉進易代之謀太后下

留此正長病源昔金與土同價

道成一代賢主

綱夏六月齊立子長懋為太子

綱秋齊南康公褚淵卒世子貴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

其弟纂屏居墓下終身

綱魏李崇遷兖州刺史兖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

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

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由是盜無不獲其後諸州皆效之

世祖武帝名贖字宣遠高帝長子在位十一年崩壽五十四葬景安陵

鑑癸亥齊武帝永平元年魏太和八年齊以宋末治民之官六年過久乃以三年

為斷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能依三年之制三月詔自今一

褚貫屏居墓下

官制以小滿為限

以小滿為限

綱夏四月齊殺其尚書垣崇祖散騎常侍荀伯玉車騎將軍張敬兒敬兒好信夢初為南陽守妻尚氏夢一手執為雍州夢一脾執為開府夢半身執敬兒意欲無限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執矣齊主聞而惡之會於華林園設齋於坐收敬兒敬兒脫冠貂投地曰此物誤我遂殺之敬兒女為征北諮議謝超宗子婦超宗謂丹陽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尹欲何計安民具啓之賜死

一門二台司

綱秋七月齊以王僧虔為特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行登三事三公主天地人之事也我若受此是一門二台司也吾實懼焉初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為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不復惜

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為長者應天以實不以文

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為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

綱冬十月熒惑火星逆行入太微齊有司請禳之齊王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已求治思隆惠政灾若在我禳之奚益

刑罰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

綱魏濟州刺史韓麒麟為政尚寬從事劉普慶說曰公仗節方夏而無所誅斬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又何誅乎若必斷斬然後可以立威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退

綱甲子齊永明二年魏太相八年正月齊以竟陵王子良為司徒子良齊王之

子良傾意賓客八友

子少有清尚傾意賓客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並以文學見親號曰八友柳惲王僧儒江革范縝孔休源亦預焉

子良失宰相

范縝盛稱無佛

人生如樹花同發

神者形之用

神形猶利之於刀

賣論取官

范雲諫書具存

不謂范雲能爾

此亦殊可觀

三時實為長

勤

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或親為賦食行水世頗以為失宰相體

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

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闕籬墮落

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

果何在子良無以難縝又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

用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

子良使王融謂之曰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為此甚

可惜也宜急毀之縝大笑曰使縝賣論取官已至今僕矣後子良

啓以范雲為郡齊主曰聞其恒相賣弄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

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俱存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

直齊主歎息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文惠太

子嘗出東田觀獲顧謂眾賓曰刈此亦殊可觀眾皆唯唯雲獨曰

三時之務實為長勤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

鑑齊蕭衍好籌畧有文武才幹王儉深器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

可言

魏中書監高閭表請北狄為患宜築長城以禦之凡長城有五

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

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未得不匱五也魏主優詔

答之

綱齊以長沙王晃為中書監舊制諸王在都唯得置捉刀執刀戟為儀仗

也四十人至是晃自南徐刺史罷還私載數百人齊主聞之大怒

終不被親寵武陵王暉多才藝而疎婢亦無寵嘗侍宴醉伏地貂

抄平聲畧拂過也肉梓槩通帝笑曰肉汗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疎骨肉帝

不悅

願知稼穡艱難

蕭衍有文武才

王儉奇蕭衍

高閭言築長城五利

醉伏貂抄肉梓

帝笑曰肉汗貂

對曰陛下愛羽毛

而疎骨肉帝

不悅

不悅

不悅

言論造次必於儒者

江左風流宰相王儉日北謝安

問李安世均田議何如

綱之五 齊永明三年夏五月齊以王儉領國子祭酒自宋世祖好

文章士大夫無專經者儉少好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

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撰次朝儀國典晉宋故事無不諳憶

當朝理事斷决如流博議引證無能異者令史咨事常數十人賓

客滿席應接無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

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多慕效之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

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上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

章懋曰王儉在齊通經術諳典故撰朝儀斷决如流應對無滯自擬於謝安石亦一時之英才也第儉為宋大臣素與蕭道成

比肩屈首臣僕甘心焉議絕禮解璽綬誦相如封禪書其茂名節甚矣及見蕭衍當大貴即先器異之窺儉心術豈不欲俟行

貴之日將以事道成者事行耶慕風流而薄行檢為多士模範者允若是乎

綱冬十月魏詔均田給事中李安世上言田業多為豪右所占奪

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

難明悉歸今主魏王善之由是始議均田詔諸男夫十五以上受

露田不栽樹也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受田三十畝盈者得賣其盈

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

綱丁卯齊永明五年魏太和十一年春三月魏光祿大夫咸陽公高允卒允歷

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為人仁恕簡靜雖處貴重

情同寒素誨人以善恂恂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棄薦舉隨其才

行議者多以初附間之允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必若有用豈可

以此抑之至是卒年九十八

綱十二月魏以高祐為西交州刺史魏王問秘書令高祐曰何以

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况盜賊人

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又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

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非所以盡人才也若停薄藝棄朽勞唯才

貴重情同寒素

任賢使能何有新舊

高祐論止盜之方

三者不私人
以官

帝王之法有
常
契知心不可
常

此是身家州
鄉

就陛下乞作
大夫
此由江敦謝
淪

是舉則官方穆矣。又勳舊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魏主善之。

綱 己巳齊永明七年魏太和十三年 夏五月，魏主聞南安王植貪暴，遣中散閭

文祖察之。文祖受賂為之隱，事覺抵罪。曰：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法歸第。中散慕容契曰：小人之心無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魏主曰：契知心不可常，則知貪之可惡矣。何必求退？遷宰官令。

綱 冬十二月，齊以張緒領揚州中正。江敦為都官尚書，長沙王晁

屬張緒用吳興聞人覆姓也。邕緒不許，晁使固請。緒正色曰：此是身

家州鄉，殿下安得見逼？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於齊主，容表有士

風，請於齊主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

士大夫。齊主曰：此由江敦湛之孫謝淪肱之弟，可自詣之。僧真詣敦，登

移牀遠客

士大夫非天子所命

榻坐定，敦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齊主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綱 庚午齊永明八年魏太和十四年 秋九月，魏太后馮氏殂，魏主勺飲不入口

者五日，哀毀過禮。中書華陰楊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魏主悟其言，為之一進粥。

方孝孺曰：元魏馮太后，酖其子獻文帝。弘獻文之子孝文帝，宏為馮氏行三年之喪，動循禮制。君子取焉。先儒以為孝文於馮太后有不共戴天之讐，烏得而為之服？吾意不然。獻文於孝文則父也，於太后則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盡子道。况孝文乃其孫，可以父故而讐祖母乎？母殺其子而孫得讐，是知有父而不知父之有親也。豈人情與天理哉？

綱 辛未齊永明九年魏太和十五年 春正月，魏主始聽政。

綱 齊太廟加薦葷味，別祀于清溪故宅。齊主夢太祖謂已，宋氏諸帝常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為吾致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

致祀用家人禮。

司馬光曰昔屈到嗜芟屈建以爲不可以私欲干國之典况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乎衛成公欲祀祖甯武子猶非之况降祀祖考於私室使庶婦尸之乎

綱二月齊遣散騎常侍裴昭明侍郎謝竣如魏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曰弔有常禮以朱衣入凶庭可乎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輒易往返數四魏主命著作郎成淹與之言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此童稚所知也昭明曰齊高皇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何今日而見逼邪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即吉彪不得主人之命固不敢以素服往廁其間今皇帝仁孝居廬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竣相顧而笑曰非孝者無親乃對曰弔服唯主人裁之然違本朝之命返必獲罪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光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史書之乃以衣帔給之魏主嘉淹之敏遷侍郎賜絹百匹

賦詩寵魏使

綱三月魏遣負外散騎常侍李彪等聘于齊齊爲置燕設樂彪辭曰主上孝思罔極興墜正失朝臣雖除衰絰猶以素服從事是以使臣不敢承奏樂之賜從之彪凡六奉使齊主甚重之將還親送至琅邪城命群臣賦詩以寵之

綱初魏太后寵任宦者符承祖太后歿承祖坐賊應死魏主原之除悖義將軍封佞濁子月餘卒承祖從母楊氏爲姚氏婦常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之衣服多不受彊與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或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常著弊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彊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符氏內外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其一姨伏法魏主見姚氏姨貧弊特赦之

王者設官待賢才

綱魏封李安祖等四人為侯。李惠之誅也。魏主訪舅氏存者得安祖等，皆封侯加將軍。既而謂曰：王者設官以待賢才，由外戚而舉者，季世之法也。卿等既無異能，且可還家。自今外戚無能者，視此時人皆以為魏主待馮氏太厚，待李氏太薄。高閭嘗以為言，不聽。

綱壬申

齊末明十年魏太和十六年

魏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親行拜祭。

綱夏四月，齊大司馬太傅豫章王疑卒。疑性仁謹，廣儉，不事財賄，疾篤遺令諸子曰：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理，無足以相陵侮也。及卒，第庫無見錢，謚曰文獻。

綱冬，齊遣使如魏，魏主甚重齊人，親與談論。顧謂群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慙。

綱齊詔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約疑立表，粲傳齊王曰：表粲自是

江南多好臣

沈約疑立表

表粲宋室忠臣

可思諱惡之義

遷官常有愧懼之色
塵拂是王謝家物

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上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刪除。

綱癸酉

齊末明十一年魏太和十七年

春正月，齊以陳顯達為江州刺史，顯達自

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曰：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安諸人嘗捉玉柄塵尾而談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綱齊太子長懋卒，四月立其子昭業為太孫，東宮文武悉起為太孫官屬。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曰：我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

鑑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群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秋七月，魏主發平城步騎三十萬。

綱初，魏主命太常卿王謏筮之，遇革。任城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

此周漢所以興隆

任城吾之子

世祖務總大體

王融自恃人地

帝有中土。今出師而得革命之象。未為全吉也。魏主厲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眾耶。澄曰。社稷雖為陛下之有。臣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邪。魏主還宮。召澄屏人。謂曰。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為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畧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魏主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為。魏主曰。任城吾之子房也。
鑑齊主不豫。以朝事委西昌今吉安府泰和縣侯鸞。齊主殂。鸞奉太孫昭業立之。世祖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而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賊盜屏息。然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

綱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歎

寂寂鄧禹笑人

王融欲與徐勉相識

難可輕繫衣裾

王者時有非常之澤
大司馬執法嚴

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植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竟陵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昭業即位十餘日。即收融下廷尉。融求援于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賜死。初融欲與東海徐勉相識。勉謂人曰。王君名高望足。難可輕繫衣裾。繫曳也。言曳衣裾而從之。太學生魏準為融所賞。嘗勸融立子良。太學生虞義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詰問。惶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為膽破。而勉由是知名。
綱九月。魏主至肆州。見道路跛眇者。停駕慰勞。給衣食。終身。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為盜者。將斬之。魏主遇欲赦之。休曰。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始行到此。而小人已為攘盜。不殺之。何以禁姦。魏主曰。誠如卿言。然王者時有非常之澤。可特赦之。既而謂司馬馮誕曰。大司馬執法嚴。諸君不可不慎。於是軍中肅然。

人主於國如
一身
先王推聰明
於四遠
孝文魏之賢
君

司馬光曰人主之於其國譬如一身視遠如視邇在境如在庭舉賢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則封域之內無不得其所矣是以先王鞋纒塞耳前旒蔽明欲其廢耳目之近用推聰明於四遠也彼廢疾者宜養當命有司均之境內今獨施於所遇則所遺者多矣况赦罪人以撓有司之法尤非人君之體也惜哉孝文魏之賢君而猶有是乎

魏主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乃詔諸軍前發魏主戎服執鞭乘馬而出尚書李冲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帝乃諭群臣曰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

冬十月魏以王肅為輔國將軍肅見魏主於鄴陳伐齊之策魏主與之言不覺促席移晷自是器遇日隆人莫能問或屏左右語至夜分自謂相得之晚時魏主方議興禮樂變華風凡威儀文物皆肅所定

不覺促席移
晷
自謂相得之
晚

高宗明帝

名鸞字景棲高帝兄始安貞王之子後廢海陵王自立在位五年壽四十葬興安陵

綱甲戌

齊主昭業隆昌元年昭文延興元年高宗明帝建武元年魏太和十八年

春正月齊蕭鸞殺直

閣將軍周奉叔奉叔恃勇挾勢陵轢公卿鸞忌之使蕭湛蕭坦之說齊主出奉叔為外援以為青州刺史將之鎮稱敕召入歐殺之齊主為南郡王時杜文謨為侍讀常說慕容母珍之曰天下事可知不早為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文謨曰先帝舊人多見擯斥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若密報奉叔使殺蕭湛則宮內之兵皆為我用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耳珍之不能用及鸞殺奉叔并收殺之

綱魏以韓顯宗

麒麟之子

為中書侍郎顯宗上書謂願早還北京以省

諸州供張之苦洛陽宮殿故基前世已譏其奢宜加裁損陛下遷洛陽輕將從騎王者於闐闔之內猶施警蹕况涉履山河至於景

垂拱司契天
下治
君人者以天
下為家

日光
也。曷而食夜分而寢。又非所以畜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伏願
陛下垂拱司契無求索之心也而天下治矣。魏主頗納之。顯宗又言君人
者以天下為家。不可有所私。比來頒賚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鰥寡
孤獨。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魏
主善之。

王者以四海
為家

綱三月。魏王還平城。使群臣更論遷都利害。尚書于果曰。先帝以
來。久居於此。一旦南遷。衆情不樂。魏主曰。王者以四海為家。或南
或北。何常之有。群臣乃不敢言。

鑑秋七月。齊西昌侯鸞引兵入雲龍門。弒其君昭業。乃以太后令
廢為鬱林王。迎新安王昭文即帝位。以鸞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
事。

閣變竟局還
卧

綱初。吏部尚書謝淪方與客棊。聞變。竟局還卧。竟不問外事。大匠

謝淪不問外
事

盧棕竊歎曰。王徐王晏徐遂縛袴戎服也。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朝

臣被召入宮。國子祭酒江敷至雲龍門。託藥發吐車中而去。鸞欲
引中散大夫孫謙為腹心。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欲與之。同
輒發甲士。鸞亦不之罪也。

古
何由知
知書豈皆聖
人
魏主欲移風
俗

鑑九月。魏主謂陸叡曰。比人每言比俗質魯。何由知古。朕聞之。深
用憮然。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顧學與不學爾。朕修百官。興禮
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朕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孫漸
染美俗。聞見庶博。若求居恒北。復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墻爾。

綱齊宣城公鸞殺鄱陽王錡等七人。自為太傅。楊州牧。進爵為王。
復殺衡陽王鈞等四人。鸞謀繼大統。多引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
朏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
淪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鸞雖專政。人情未服。自以脾有赤誌。以

至君致酒遺
第
飲此勿豫人
事

日月在軀何可隱

示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

鑑冬十月齊蕭鸞以皇太后令曰。嗣主幼冲。弗克負荷。太傅宣城

今寧國府王宜入承寶命。帝可降封海陵。今秦州王高宗即位。因弑之。

綱齊以王敬則為大司馬。陳顯達為太尉。尚書虞棕疾不陪位。齊

主鸞欲引參佐命。使一之。棕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

老以替維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儀。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

之遺直乃止。

虞棕古之遺直

鑑魏主欲變易舊風。乃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不悅。

綱魏散騎常侍劉芳。黃門侍郎郭祚。皆以文學見親。禮大臣貴戚

皆不平。帝使陸凱私諭之曰。至尊但欲詢訪前世法式耳。終不親

彼而相疏也。衆意乃稍解。

劉郭皆以文學見禮

綱魏主以齊王自立。謀大舉伐之。穆亮及諸公卿皆以為宜行。任

城王澄謂亮曰。公輩平居議論。不願南征。何得對上。即為此語。琴

冲曰。任城可謂忠於社稷。然魏主竟不從。遂發洛陽。

任城忠於社稷

綱乙亥。齊建武二年。魏太和十九年。春二月。魏主攻鍾離。不克。遣使臨江。數齊

主之罪而還。齊豫州刺史豐城公遙昌使參軍崔慶遠出問師故。

魏主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魏

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武王伐紂而不立微子。

亦為貪天下乎。魏主大笑。賜慶遠酒。殺衣服而遣之。時魏使者盧

昶等猶在建康。齊人餉以蒸豆。昶懼食之。謁者張思寧辭氣不屈。

張思寧辭氣不屈

死於館下。及還。魏主讓昶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國。

縱不遠。慙蘓武。獨不近愧思寧乎。乃黜為民。

綱魏主如魯城。親祠孔子。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仍選諸孔宗

魏拜孔顏官

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命修其墓。更建碑銘。

魏立國子太學

六月。魏主下詔。不得為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又詔求遺書。秘閣所無。有益時用者。加以優賞。八月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

在輿據鞍不忘講道

鑑魏高宗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善屬文。多於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自太和二十一年以後。詔策皆自為之。又好賢樂善。情如饑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如李冲、李彪、高

好賢情如饑渴

閭、王肅、郭祚、崔光、邢巒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制禮作樂。蔚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

禮樂蔚然可觀

綱魏以薛聰為直閣將軍。聰為御史。彈劾不避彊禦。魏主或欲寬宥。聰輒爭之。魏主每曰。朕見聰不能不憚。况諸人乎。自是貴戚斂手。魏主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為寄。親衛禁兵。委聰管領。時政

薛聰不避彊禦

得失。動輒匡諫。而厚重沈密。外莫窺其際。每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魏主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

薛聰天爵自高

綱魏以高陽王雍為相州刺史。魏主戒雍曰。作牧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所以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所以難。

作牧亦易亦難

十二月。魏班品令。賜冠服。魏主見群臣於光祿堂。宣下品令。光祿勳于烈。于登引例求遷官。烈表曰。聖明之朝。理應讓讓。而登引令求進。是臣素無教訓。乞行黜落。魏主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

此乃有識之言

能辨此。乃引見登。謂曰。以卿父有讓遜之美。直士之風。進卿校尉。魏主謂群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歎。臣下莫肯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

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得人有賞。

從來有一事可歎

不言有罪。

綱丙子

齊建武三年魏太和二十年

魏改姓元氏

初為拓跋氏

初定族姓。魏王雅重

四姓衣冠所推

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伯宗滎陽鄭義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及更為六弟聘室而以前所納者為妾媵

綱魏主選調專取門品或遺才能李冲曰傳說吕望豈可以門地

傳吕豈可以門地得非常人曠世乃有三卿孰若四科

得之魏主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李彪曰魯之三卿孰若

科

四科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魏主曰必有高明

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

選舉先門地而後賢才

司馬光曰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雖魏孝文之賢而不能免斯弊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鮮矣

齊王志慕節儉

綱齊詔去乘輿金銀飾齊王志慕節儉大官

掌御飲食

元日上壽有銀

王晏咸稱盛德

酒鎗鼎屬三足温酒器也齊王欲壞之王晏等咸稱盛德衛尉蕭穎胄曰朝

盛礼莫若三元

廷盛禮莫若三元此器舊物不足為侈齊主不悅後遇曲私也宴銀

此器不足為侈

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齊王甚慚齊王

環鎗宜移在此器

躬親細務綱目亦密侍郎鍾嶸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

明君量能受職

受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唯恭已南面而已齊王

天子恭已南面

不憚謂大中大夫顧嵩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對曰嶸雖位末

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

代庖宰而為匠斲

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為大匠斲也齊主不

顧而言他。

綱秋七月魏主以久旱不食三日王肅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

城微少庶民未乏一餐而陛下撤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魏

主曰比來中外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寬勉未必有實方將

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當以身為萬民塞谷

耳是夕大雨。

司馬牛受桓
魋之罰

綱八月魏除逋亡緣坐法初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魏主從之

綱丁丑

齊建武四年魏太和二十一年

春正月齊王殺其尚書令王晏以徐孝嗣

方噉粥未暇
此事

為尚書令晏為世祖所寵任及齊王謀廢鬱林王晏即欣然推奉及齊王即位晏自謂佐命新朝事多專決始安王遙光勸齊王誅晏齊王遂召晏於筆林省誅之鬱林王之廢晏從弟思遠謂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替人如此事彼以權計相須未知將來何以自之顧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謂子弟曰隆昌果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遂應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思遠知齊王意已疑異乘

阮孝緒親而
不黨

間謂曰時事稍異兄亦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不應思遠退晏方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旬日而敗晏外弟阮孝緒亦知晏必敗逃匿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於晏家吐而覆之及晏敗人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荷懼之有卒免於罪

雁臣

綱二月魏主如平城穆泰陸叡伏誅新興公丕以罪免死為民初丕與陸叡李冲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以謀反誅魏主賜冲烈詔曰叡反逆違誓在彼不關朕也然猶不忘前日聽其自死免其辜戮朕本期終始而彼自棄絕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又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雁臣

人君馭臣之
大柄
君施恩而不
失其威

司馬光曰殺生予奪人君馭臣之大柄是故先王之制雖有八議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可宥則宥可刑則刑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魏於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

信之令使陷於死地也

綱八月魏主發河北五州兵三十萬自將以伐齊假彭城王勰音協

中軍大將軍辭曰昔陳思求而不允訂義魏曹植封陳謚思不之弟也上疏求自試曰臣

雖未能擒權馘亮度將虜其雄率不聽愚臣不請而得何不恭之相遠也魏主笑曰

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

綱九月魏主攻齊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遣中書舍人孫

延景數之曰卿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節於其

雙罪一頃年薛直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今轡輅親臨不面縛麾

下罪三死城東南有橋魏主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班衣戴虎

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射殺之乃得

免

綱戊寅齊永泰元年魏太和二十二年魏李彪以李冲好士傾心附之冲亦重其

李彪比汲黯

才學禮遇甚厚公私汲引及為中尉彈劾不避貴戚魏主賢之以

比汲黯彪自以身為法官他人莫能糾劾事多專恣冲不勝忿乃

積其前後過惡上表劾之請付廷尉魏主覽表歎悵久之曰道固

可謂溢矣而僕射亦為滿也有司處彪大辟魏主宥之除名而

已冲雅性温厚及收彪之際瞋目大呼投折几案詈辱肆口遂發

病荒悸言語錯謬醫不能療或以為肝裂旬餘而卒魏主哭之悲

不自勝冲勤敏彊力久處要劇終日視事未嘗厭倦纔四十而髮

白

綱夏四月齊大司馬王敬則反會稽敬則世子仲雄善琴齊主以

蔡邕焦尾琴借之仲雄作懊烏浩切懷奴浩切歌俗間訛淫曰常歎負

情懷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齊主愈猜愧會

疾病乃以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防敬則敬則聞之曰東

李冲肝裂

仲雄懊懷歌

今有誰只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甕也。徐州行事

謝眺敬則子壻也。敬則子幼隆遣人告之。眺執其使以聞。敬則遂

舉兵反。帥實甲萬人過浙江。張瓌遣人拒之。聞鼓聲皆散走。瓌逃

民間。敬則以獲將舉事。百姓擔簣荷鍤隨之者十餘萬。至武進

屬常陵口。慟哭而過。五月齊主詔前軍司馬左興盛將軍胡松等

築壘於曲阿長岡。敬則急攻之。松引騎兵突其後。敬則軍大敗。斬

之。眺以功遷吏部郎。三讓不許。中書疑眺官未及讓。沈約曰。近世

小官不讓。遂成恒俗。謝今所讓。又別有意。夫讓出人情。豈關官之

所讓又別有意

大小邪。

綱齊以蕭衍為雍州刺史。

鑑秋七月齊主殂於正福殿。太子寶卷即位。

東昏侯名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三子也在位二年為蕭衍所廢壽一十九歲

綱已卯齊主寶卷永元元年魏太和二十三年春正月齊遣太尉陳顯達帥師侵魏

三月魏主自將禦之。齊師敗績。顯達之北伐也。軍入洧均口。今襄陽府

均馮道根曰。洧均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

棄船於鄆城。縣名今廢故城在襄陽府光化縣東北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

破之必矣。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道根每及險要。輒

停馬指示之。眾賴以全。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御史奏免顯達

官。不許更以為江州刺史。

綱夏四月魏主疾甚。北還至穀塘原。謂司徒勰曰。吾病殆必不起

嗣子幼弱。社稷所倚在汝。霍子孟諸葛孔明以異姓猶受顧託。况

汝親賢。可不勉之。勰曰。臣以至親久參機要。今復任以元宰。總握

機政。取罪必矣。魏主默然。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規懋德。松

竹為心。吾百年後其聽勰辭。蟬冕遂其冲挹之性。又謂勰曰。後宮

松竹為心

胡越可使如兄弟
伐樹留絹以償

時事不可不直書

彥和握蛇騎虎

久乖陰德。吾死後可賜自盡。葬以后禮。魏主友愛諸弟。始終無間。親任賢能。從善如流。精勤庶務。朝夕不倦。常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於物。能是二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士卒無得踐傷粟稻。或伐民樹。皆留絹償之。宮室非不得已。不修。衣冠洗濯而服之。幼多力善射。及年十五。遂不復畋獵。常謂史官曰。時事不可以不直書。人君威權在已。無能制之者。若史策不復書其惡。將何所畏忌耶。太子至魯陽。遇梓宮。乃發喪。即位。以遺詔賜馮后死。東宮官屬多疑。勳有異志。密防之。而勳推誠盡禮。卒無間隙。咸陽王禧至。謂勳曰。汝此行不唯勤勞。亦實危險。勳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彥和勳字握蛇騎虎。不覺艱難。

六貴同朝

蕭衍密修武備

刀敕

作事不可在人後

信宦官及左右。是時始安今廣西桂林府王遙光等更值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况六貴始安王遙光徐孝嗣江柘江祀蕭坦之劉暄也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乃密與弘策修武備。聚驍勇以萬數。
綱秋八月。齊主殺其僕射江柘。侍中江祀。始安王遙光起兵東城。右將軍蕭坦之討平之。
綱閏月。齊主殺其僕射蕭坦之。領軍劉暄。江柘等既敗。齊主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皆恣橫用事。時人謂之刀敕。蕭坦之剛狠而專。嬖倖畏而憎之。齊主遣兵圍其宅而殺之。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齊主亦殺之。初高宗臨殂。以隆昌昭業年號事戒齊主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齊主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決於倉卒。決意不疑。於是大臣人人莫敢自保。

齊東野語卷之二十一

宰相無才致有今日

庾弘遠不以不冠而死義兵為諸君請命

冬十月齊王殺其司空徐孝嗣將軍沈文季侍中沈昭畧中郎將許準為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沈文季自託老疾不預朝權侍中沈昭畧謂之曰叔父行年六十為自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至是齊王召孝嗣文季昭畧入華林省賜以藥酒昭畧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

十二月齊太尉陳顯達舉兵襲建康敗死顯達當高宗世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常乘朽弊車導從鹵簿止用羸小者十數人及齊主屢誅大臣乃舉兵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數齊主罪惡潛軍夜渡襲宮城不克退走臺軍追斬之弘遠被執臨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觀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為諸君請命耳陳公大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其子子曜抱

父乞代并殺之

魏以郭祚為吏部尚書祚清謹重惜官位每有銓授雖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曰此人便已貴矣人以是多怨之然所用者無不稱職

鑑唐辰

齊永元二年魏世宗宣武帝恪景明元年

春正月齊豫州刺史裴叔業聞齊王

數誅大臣心不自安遣人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群小用事豈能及遠若意外相通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在和州城東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

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耶叔業沈疑未決乃以壽陽叛降于魏魏遣司徒彭城王勰鎮之叔業尋卒

夏四月齊遣將軍崔慧景將兵討壽陽慧景還兵奉江夏王寶

徘徊然後下筆

裴叔業問計于蕭衍

河南公寧可復得

玄逼建康。兵敗皆死。初慧景欲交處士何點。點不願。及圍建康。逼召點。點往赴之。日談佛義。不及軍事。慧景敗。齊王欲殺點。蕭暢曰：「點昔不誘賊共講。未易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齊王乃止。點胤之兄也。」

趙鬼能讀西京賦

綱齊後宮火時。齊王昏淫。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齊王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齊王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窮極綺麗。後宮服御極選珍奇。鑿金為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嬖倖因為姦利。課一輸十。百姓困盡。號泣道路。」

步步生蓮花

綱冬十月。齊殺其尚書令蕭懿。衍之兄也初懿之入援也。蕭衍使所親馳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王。尚或難立。况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

蕭衍勸懿行伊霍故事

也。如其不爾。便託外拒。遂還歷陽。若復釋兵。受其厚爵。必生後悔。懿不從。至是齊王賜懿藥。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

鑑十一月。齊蕭衍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惡踰於紂。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時南康府名屬江西王寶融為荊州刺史。乃以寶融敕以衍為

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移檄建康。數寶融罪惡。稱奉宣德皇太

后海陵王之母也。令南康王宜纂承皇祚。廢寶融為涪陵今四川涪州。

王

綱南康王寶融為荊州刺史。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齊王遣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兵。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將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穎胄疑未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及其弟穎達。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近天虎往。人皆有書。今段乘驛。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

馳兩空函定一州

口具彼間人問天虎而無所說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果遲回不上穎胃大懼夜呼參軍席闡文柳忱閉齋定議乃斬天虎送山陽山陽大喜單車詣穎胃伏兵斬之送其首於蕭衍衍是日建牙集眾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蓋之以茅事皆立辦

定天下在五州將

綱初陳顯達崔慧明之亂上庸太守韋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

和皇帝

名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在位一年禪位于梁居姑孰尋殂壽一十六歲葬恭安陵而齊却是亡矣

鑑辛巳

齊和帝中興元年魏正景明二年春正月齊南康王寶融稱相國蕭衍發

襄陽

于烈拒咸陽王

頭可得羽林不可得

綱魏彭城王勰歸第以咸陽王禧為太保北海王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于烈為領軍禧遣奴就領軍于烈求羽林虎賁烈以無詔拒之禧復遣謂曰我天子叔父身為元輔有所求須與詔何異烈厲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貴也奈何使私奴索天子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怒

鑑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趙修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寢衰

鑑三月齊南康王寶融即位於江陵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

綱秋七月齊蕭衍使王茂等襲嘉湖程茂薛元嗣議以郢城降使

張孜為書與衍張冲孜之父故吏房長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郎君

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折薪左傳父能折薪子乃不能負荷以歸瑜意謂張孜當守父成業以荷

前使君忠貫昊天
坐守畫一以荷折薪

鄭紹叔比蕭冠

所折之薪也。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不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惟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我不能用。

綱九月，齊蕭衍引兵東下。齊王寶融詔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鄭紹叔守潯陽，引兵東下，謂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

上志不署名

綱十二月，齊人弒涪陵王寶卷。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為東昏侯，自為大司馬，承制。初，張稷懼禍，以兵入弒寶卷，遂召僕射王亮等。令百僚署牋，以黃油裹寶卷首，遣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歎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按服之，為悶，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志，僧虔之子也。衍與雲有舊，即留參帷幄，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悉皆除。湯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領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并法珍等誅之。

令天下見二義士

綱齊大司馬衍執豫州刺史馬儂理，吳興太守袁昂既而釋之曰：「令天下見二義士，皆厚遇之。」

綱初，衍與范雲、沈約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至是，引雲為諮議，約為司馬，昉為記室，參謀議。衍內有受禪之志，約進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雖欲謙光，不可得也。」昉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衍然之。」召雲等告之。

雲對畧同約旨

雲對畧同約旨。衍曰：「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衍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雲至殿門不得入。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頃，大司馬召雲，入曰：「我起兵三年，諸將不為無功，然

成帝業者卿二人也

齊尚一時良主

歷年圖曰高帝以功名之盛不容於昏暴之朝通取而順守之亦一時之良主也明帝自以得於不義猜忌高武子孫誅夷殆盡深戒東昏以先事制人而大臣疑懼禍變相尋卒亡其國夫不務令德而殺人以自安自古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右齊七主合三十四年

鑑綱三十二卷終

